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
第九十三本，第二分
出版日期：民國一〇一一年六月

吐蕃帝國興佛運動與西藏早期 中觀傳統——《大乘經纂要義》 以及相關文本研究

任小波*

吐蕃贊普墀祖德贊敕頒《大乘經纂要義》(822)，是繼墀松德贊敕頒桑耶寺建寺《第二詔書》(779)之後最為重要的吐蕃官方佛學綱要。如上兩部文獻，堪稱吐蕃帝國興佛運動的文本坐標。二十世紀三〇年代以來，學者陸續發現敦煌漢文《大乘經纂要義》寫本四種。然而對其藏文文本，前輩學者久尋未得。直至近時，筆者確信地發現了敦煌藏文《大乘經纂要義》寫本五種。這一文本發現，使得筆者有幸重啟上山大峻先生以後沉寂多年的對於《大乘經纂要義》以及相關文本的語文學研究。基於《大乘經纂要義》藏漢對勘，可為更加廣泛、深入的文本比較和義理溝通架設一座橋樑。尤其值得重視的是，其與吐蕃譯師那囊·智軍、吳·法成等人的相關論疏以及敦煌藏文宗義文獻乃至禪宗文獻，多有可資比較、印證之處。通過這項研究，可以獲得如下兩條全新認知：（一）《大乘經纂要義》幾乎可以總攝藏傳佛教前弘期吐蕃官方認可的大乘顯教的全部義理，實以「二諦」、「三乘」之說為其核心，而以「經部行中觀」思想為其旨歸；（二）《大乘經纂要義》基於漢地論師曇曠以及吐蕃譯師那囊·智軍所傳「大乘三宗」之說，進而依循「經部行中觀」傳規，正是吐蕃時期漢藏佛學深度交流的產物。對於中觀宗見尤其經部行中觀的依循和發揮，堪稱藏傳佛教前弘期和後弘初期大乘顯教的一個基本特徵。《大乘經纂要義》的頒行及其影響，折射了吐蕃時期大乘顯教發展史的外在約束性和內在自覺性，以及西藏早期（8-11世紀）中觀傳統的歷史連續性和教理統一性。

關鍵詞：《大乘經纂要義》 佛學綱要 吐蕃佛教 西藏早期中觀 漢藏佛學交流

* 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

一·前言：《大乘經纂要義》藏文文本的發現與科判

敦煌漢文文獻之中，存有一部吐蕃贊普敕頒、總論顯教義理的佛學綱要，題作《大乘經纂要義》。此本因與吐蕃帝國後期墀祖德贊（*Khri gtsug lde btsan*，815-838年在位）時期的興佛運動和寫經事業關係密切，頗受敦煌學、吐蕃史和佛教史學者的關注。¹ 敦煌藏文、漢文文獻之中，業已發現兩種贊普敕頒的小部佛教文獻：（一）ITJ 709.11+ITJ 667.1 號《禪書》（*bSam gtan gi yi ge / /*），² 又稱《如來禪法》（*De bzhin gshegs pa'i bsam gtan gyi lung / /*），題為「天神贊普墀松德贊喉印之下所生」（*lha btsan po khri srong lde brtsan gi mgur gi phyag rgya 'og nas 'byung ba' / /*）；³ （二）BD 791.2（=月 91.2）號《彌勒禪法》，題為「當今聖神贊普乞里提足贊（墀祖德贊）」特此「有敕頒下諸州」。⁴ 然而，就其歷史意義和文本內涵而論，如上二者皆無法與《大乘經纂要義》媲美。基於以往學者的考索和著錄，迄今已知漢文《大乘經纂要義》寫本四種：⁵ （一）P 2298 號，卷子裝，首尾俱全，尾跋「壬寅年後八月十五日寫畢功記」，末鈐長方形的「淨土寺藏經」墨戳。（二）S 553 號，卷

¹ 最具代表性的著錄或研究，參見：藤枝晃，〈吐蕃支配期の敦煌〉，《東方學報》31（1961）：270-271；黃文煥，〈河西吐蕃文書簡述〉，《文物》1978.12：59-60；上山大峻，〈敦煌出土『大乘經纂要義』攷—八二二年、チベット贊普發布の仏教綱要書—〉，中村瑞隆博士古稀記念會編，《仏教学論集：中村瑞隆博士古稀記念論集》（東京：春秋社，1985），頁 471-490。

² 對於古藏文反元音 i，本稿採用李方桂、柯蔚南二位先生的轉寫方案 i，參見：Fang-kuei Li and W. South Coblin, *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古代西藏碑文研究）（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1987），p. 38.

³ Jacob Dalton and Sam van Schaik, *Tibetan Tantric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Stein Collection at the British Library*（Leiden and Boston: E.J. Brill, 2006），pp. 306-308. 關於「如來禪法」的所指和內涵，參見：木村隆德，〈敦煌出土のチベット文禪宗文献の性格〉，篠原壽雄、田中良昭編，《講座敦煌 8：敦煌仏典と禪》（東京：大東出版社，1980），頁 452-455。

⁴ 陳寅恪，〈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1（1930）：5。遺憾的是，此文再刊之時「提足二字當是傳寫誤倒」等語已被刪去，以致讀者難明究竟，參見：氏著，《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1），頁 119。關於「彌勒禪法」的所指和內涵，參見：宗舜，〈敦煌寫卷所揭「彌勒禪」之初探——北京圖書館藏月 091 號卷子解讀之一〉，《戒幢佛學》2（2002）：132-140。

⁵ 國際仏教学大学院大學附屬圖書館編，《大正藏·敦煌出土仏典對照目錄（暫定第 3 版）》（東京：國際仏教学大学院大學附屬圖書館，2015），頁 288。

子裝，首全尾闕。（三）Dx 1995 號，卷子裝，首尾俱殘。（四）S 3966 號，卷子裝，首殘尾全，尾跋如下：

壬寅年六月，大蕃國有讚普（贊普）印信，並此十善經本，傳流諸州，流行讀誦。後八月十六寫畢記。

一九三二年，日本學界印行《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85 卷，輯錄 180 餘種敦煌佛典。其中「古逸部」所收《大乘經纂要義》，選用 P 2298 號作為錄文底本，並以 S 3966 號與之互校。⁶ 一九六一年，藤枝晃先生對於 S 3966 號的性質和受眾作了概說，強調此本是供敦煌等地的漢僧或漢人所用。⁷ 一九七八年，黃文煥先生考察甘肅所藏敦煌藏文文獻，最早發現其中存有《大乘經纂要義》殘本（尚未檢得，仍待察訪）；他又依據 S 3966 號尾跋，指出《大乘經纂要義》曾以藏漢兩體文字抄寫和流通。⁸ 一九八五年，上山大峻先生對於 P 2298 號、S 553 號、S 3966 號三種漢文寫本作作了合校和科判。⁹ 一九九四年，上山大峻先生就此再作申論，指出漢文論疏之中並無類似文本可尋，當時應有與之對應的藏文文本流通。¹⁰ 對於藏文《大乘經纂要義》，黃文煥、上山大峻二位先生雖有發現或推測，然而對於具體藏地、文本卷號、保存狀況等項未置一辭。敦煌文獻存世的偶然性和內涵的複雜性，使得文本搜尋往往可遇而不可求，學者常常一無所得、引以為憾。

筆者通檢敦煌文獻，有幸發現並綴合藏文《大乘經纂要義》寫本五種：（一）A 本：PT 614 號，卷子裝，稻草繅邊，首尾俱全，首題 *De bzhin gshegs pa'i gsung rab // mdo sde las mdo btus pa //*，尾題 *De bzhin gshegs pa'i gsung rab //*，未書尾跋。（二）B 本：PT 800+PT 6.1 號，經折裝，首全尾闕，首題 *De bzhin gshegs pa'i gsung rabs (rab) gyi mdo sde las mdo btus pa //*。¹¹（三）C 本：PT 616+PT 660 號，

⁶ 贊普敕頒，《大乘經纂要義》（T 2817 號，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85 卷），1183.a.3-1184.a.16 行。

⁷ 藤枝晃，〈吐蕃支配期の敦煌〉，頁 270-271。

⁸ 黃文煥，〈河西吐蕃文書簡述〉，頁 59-60。

⁹ 上山大峻，〈敦煌出土『大乘經纂要義』攷〉，頁 472-480。對於同一內容的改訂，參見〈千ベツト宗論の始終〉，氏著，《增補敦煌佛教の研究》（京都：法藏館，2012），頁 320-321；並參同書，頁 603-606（資料 3）。

¹⁰ 上山大峻，〈敦煌仏教研究入門—出土写本からの解明—〉，《佛教學研究》50（1994）：103-104。

¹¹ 拉露曾據 PT 800 號首題，為其擬題 *Résumé du Tathāgata-pravacana-sūtra*，參見：Marcelle Lalou, *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Fonds Pelliot tibétain, Tome 1* (Paris: Adrien-Maisonneuve, 1939), p. 175.

任小波

梵籙裝，單繩孔，首全尾殘，首題 *De bzhin du gshegs pha'i gsungs (gsung) rab /: / mdo sde las mdo btus pa' /: /*。(四) D 本：PT 238+PT 963 號，卷子裝，首尾俱殘。(五) E 本：PT 698 號，梵籙裝，雙繩孔，首殘尾全（原本共計 28 葉，今本佚失第 1、9、10 葉），未書尾題，存有尾跋（後半部分闕文）。綜上可知，《大乘經纂要義》的藏文首題或尾題，文字偶有異寫，涵義並無不同，全稱《如來聖言經藏要集》，或者略稱《如來聖言》。¹² 根據《龐塘目錄》（830 年成書），「經論注疏」(*mdo sde dang bstan bcos kyi t̄kā*) 類下著錄吐蕃論師所造 *gSung rab mdo sde las mdor bsdus pa rTsa 'grel /*，¹³ 譯言《聖言經藏要集·本釋》。此處所謂「本釋」，當指《大乘經纂要義》的「本論」和「注釋」。如上諸本即為「本論」，「注釋」文本仍待查檢。PT 698 號書寫工穩、形態嚴整、尾跋仍存，或當最接近於敕頒原本。茲將此本尾跋逐錄、翻譯如下：

stagi lo'i dbyar pho brang nas 'phar ma las mchis te slan cad (chad) mdo gams (khams) pa slob cing / slob pon (slob dpon) / 'chad pa'i gnyer [... / /]

虎年之夏，王宮所發信函有云：自今而後，朵康之人[宜應]修習，阿闍梨執講者……

綜合研判敦煌藏文寫本和後弘期的藏文史籍，「朵康」(mDo gams, > mDo khams, 譯言「谷口地區」或「路口地區」) 係指吐蕃向外拓展的通道或基地，實為吐蕃官方對於帝國東境包括敦煌在內的新佔領區的統稱；「朵康」東北區域，尤其吐谷渾故地 ('A zha yul)、河湟谷地 (Tsong kha) 一帶，作為吐蕃東向擴張的地理要衝和戰略要地，則被特別冠以「朵麥」(mDo smad, 譯言「朵康下部」) 之名；「朵康」其餘部分，仍然繼續沿用「朵康」之名，惟其實際所指已較「朵康」本義大有

¹² 查檢《法藏敦煌藏文文獻》，如上諸本題作《如來佛語集要》、《三寶釋義》，或者徑稱「佛教論典」，定名均不確當，參見：金雅聲、郭恩 (Monique Cohen) 主編，《法藏敦煌藏文文獻》第 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 31-32；第 4 冊（同上，2007），頁 152；第 7 冊（同上，2008），頁 178-182, 184, 269, 325-335；第 8 冊（同上，2009），頁 214；第 9 冊（同上，2009），頁 267-268。

¹³ 川越英真編，《パンタン目録 (dKar chag 'Phang thang ma)》（仙台：東北インド・チベット研究会，2005），頁 41（853 號）。查檢《布頓教法源流》目錄部，「藏人所集撰者」(*bod kyi sdud pa po*) 類下著錄 *gSung rab dang mdo sde las mdor bsdus pa rTsa 'grel*，明言引自《龐塘目錄》，參見：布頓·仁欽珠 (Bu ston Rin chen grub)，《布頓教法源流 (Bu ston chos 'byung)》（1322 年成書，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88），頁 312。

區別。¹⁴ PT 16+ITJ 751.1 號《大夏玉園 (De ga g.yu tshal) 會盟願文》(823 年以後)¹⁵ 第 34.a.3-4 行，則有 dbus kyi khams chen po mdo gams 之說，譯言「擴大了的本部·朵康」。據此可知，吐蕃後期已將朵康視作帝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PT 698 號尾跋中的「朵康之人」(mdo gams pa)，即指此地吐蕃轄下以漢人為主體的各族民眾。ITJ 689.3 號《蕃地所出善知識傳承名錄》(*Bod yul du byung ba'i dge ba'i bshes nyan (gnyen) gi rgyud kyi rnams (rnam) grangs*，842 年以後) 第 3-4 行，列有朵康經院 (mdo gams gyi chos gr[w]a) 的阿闍梨譜系。PT 698 號尾跋中的「阿闍梨執講者」(slobs pon 'chad pa'i gnyer)，亦屬朵康經院。就其功能而言，前述《大乘經纂要義》藏文、漢文文本，所區別者僅是受眾(藏人、漢人)不同而已。

對於《大乘經纂要義》的語文學和佛教史研究，須以精細的藏漢對勘和嚴格的文本分析為其前提。筆者通過對於《大乘經纂要義》藏漢諸本的描述、科判、對勘和評斷，全面地梳理了這部佛學綱要的內容和結構。¹⁶ 基於藏文文本的行文邏輯和自然段落 (/ /, /:/, /::/)，試將全本分為 I-XV 節。通過藏漢對勘，可以徹底地釐清《大乘經纂要義》的文本結構和義理內涵。值得注意的是，《大乘經纂要義》使用總偈統攝全篇，以此皈依如來、宣說意趣，頗符合於印度論師造論的傳統。通過對勘可知，敦煌漢文《大乘經纂要義》顯然譯自藏文文本。下文相關具體論證，尤其對於《大乘經纂要義》各「節」、各「部分」的引述或解說，皆以對勘成果為其依

¹⁴ 陳慶英，〈漢文「西藏」一詞的來歷簡說〉，《燕京學報》6(1999)，後收入氏著，《陳慶英藏學論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6)，下冊，頁 1006-1007。哈佐德先生提出，吐蕃帝國東境新佔領區分為二部，北部區域稱作「朵康」，南部區域稱作「朵麥」，大致以果洛 (mGo log) 地區的黃河為界，此說有待商榷，參見：Brandon Dotson and Guntram Hazod, *The Old Tibetan Annal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ibet's First History, with an Annotated Cartographical Documentation*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2009), pp. 166 (map 2), 168.

¹⁵ 關於 PT 16+ITJ 751.1 號中的 De ga，凱普斯坦先生提出其為「大夏」(甘肅夏河)的譯音，此說可以信從，參見：Matthew T. Kapstein, "The Treaty Temple of the Turquoise Grove," in *Buddhism between Tibet and China*, ed. Matthew T. Kapstein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2009), pp. 41-43; Matthew T. Kapstein, "The Treaty Temple of De ga g.yu tshal: Re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Tibetology* (藏學學刊) 10 (2014): 32-34. 與此相應，謝繼勝先生早先提出此本中的 dByar mo thang 即是劉元鼎〈使吐蕃經見紀略〉(收入《新唐書·吐蕃傳》)中的「大夏川」，參見：謝繼勝、黃維忠，〈榆林窟第 25 窟壁畫藏文題記釋讀〉，《文物》2007.4：70, 77。

¹⁶ 任小波，〈《大乘經纂要義》藏漢對勘與漢文新譯〉，《敦煌寫本研究年報》15(2021)：67-96。

任小波

據。基於對勘成果，結合文本內容，為了下文論證的便利和明晰起見，茲將筆者對於《大乘經纂要義》的科判引述如下：¹⁷

- 甲一（第 I 節）：首題
- 甲二（第 II 節）：總偈
- 甲三（第 III-VII 節）：三寶 (dkon mchog gsum)
 - 乙一：佛寶 (sangs rgyas dkon mchog)
 - 丙一：法身 (chos gyi sku)
 - 丙二：報身 (longs spyod rdzogs pa'i sku)
 - 丙三：化身 (sprul pa'i sku)
 - 乙二：法寶 (chos dkon mchog)
 - 丙一：十二部經 (gsung rab sde bcu gnyis)
 - 丙二：八聖道 ('phags pa'i lam yan lag brgyad pa)
 - 丙三：勝義法 (don dam pa'i chos)
 - 乙三：僧寶 (dge 'dun dgon mcog)
 - 丙一：菩薩僧 (byang cub sems dpa'i dge 'dun)
 - 丙二：八賢聖 ('phags pa'i gang zag brgyad gyi dge 'dun)
 - 丙三：凡夫僧 (so so 'i skye bo'i dge 'dun)
- 甲四（第 VIII 節）：暇滿難得 (dal 'byor thob pa dka')
- 甲五（第 IX 節）：永離八難 (bgegs brgyad gyi gnas [gzhar] spang)
- 甲六（第 X-XI 節）：勤修十善 (dge ba'i las bcu brtun te spyad)
- 甲七（第 XII 節）：二諦 (bden ba gnyis)
 - 乙一：世俗諦 (kun rdzob kyi bden ba)
 - 乙二：勝義諦 (don dam pa'i bden ba)
- 甲八（第 XIII 節）：二道 (*lam gnyis)
 - 乙一：見道 (mthong [lam])
 - 乙二：修道 (bsgoms [lam])

¹⁷ 關於《大乘經纂要義》的文本結構和科判依據，參見：任小波，〈《大乘經纂要義》藏漢對勘與漢文新譯〉，頁 71-73。

甲九（第 XIV 節）：三乘 (*theg pa gsum)

乙一：聲聞乘 (nyan thos gyi theg pa)

乙二：緣覺乘 (rang sangs rgyas gyi theg pa)

乙三：菩薩乘 ('phags pa'i theg pa)

丙一：勝義諦 (*don dam pa'i bden ba)

丙二：世俗諦 (*kun rdzob kyi bden ba)

甲十（第 XV 節）：尾題

二·《大乘經纂要義》的成立背景：吐蕃與唐會盟及其興佛運動

吐蕃統治敦煌時期 (786-848)，僅有墀祖德贊「彝泰八年」(skyid rtag lo brgyad) 一個「壬寅年」(chu pho stag gi lo，譯言「陽水虎年」，822 年)，故而《大乘經纂要義》當頒行於八二二年六月。根據西藏拉薩《唐蕃會盟碑》(823 年樹立) 東面第 57-64 行：八二一年(唐長慶元年，辛丑) 冬十月十日，唐與吐蕃會盟於長安之西；八二二年(唐長慶二年，壬寅) 夏五月六日，吐蕃與唐會盟於邏些 (lHa sa，拉薩) 之東。¹⁸ PT 16+ITJ 751.1 號《大夏玉園會盟願文》的創作和流行，即是為了慶祝八二二至八二三年兩年之間吐蕃 (Bod) 分別與唐 (rGya)、回鶻 (Drug, > Dru gu)、南詔 ('Jang, > lJang) 三國達成會盟這一盛事。¹⁹ 通過如上會盟，吐蕃與唐、回鶻、南詔之間的戰略爭衡狀態終於告一段落。八二二年五月與唐會盟，合約甫定，六月即於全境敕頒《大乘經纂要義》。基於史事排比和相關背景，岩尾一史先生指出，吐蕃後期佛教事業的開展與如上會盟的達成密切相關，這些佛教事業包括《大乘經纂要義》的頒行、《大般若經》的抄寫、佛典目錄的編纂。²⁰ 根據 S 3966 號《大乘經纂要義》尾跋，這部佛學綱要又稱「十善經本」。觀其總偈、正文，均

¹⁸ 王堯，《吐蕃金石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頁 37, 43。

¹⁹ 關於 PT 16+ITJ 751.1 號所記吐蕃與三國會盟之事，同於《賢者喜宴》所記吐蕃「三勇部」(dpa' ba'i sde gsum) 的敘事結構及其所反映的國際格局，參見：任小波，〈敦煌 ITJ 751.1 號藏文寫本所載《德論 (bDe blon) 願文》譯釋——有關敦煌吐蕃文書類型學的幾則觀察〉，鄭炳林主編，《傳承與發展：百年敦煌學史論文集·文獻與歷史編》(西安：三秦出版社，2011)，頁 17-22。對於此本，岩尾一史先生作了進一步的史實申說，參見：氏著，〈古代チベット帝国の外交と「三国会盟」の成立〉，《東洋史研究》72.4 (2014)：730-742。

²⁰ 岩尾一史，〈古代チベット帝国の外交と「三国会盟」の成立〉，頁 722-729。

有「勤修十善」部分（第 II 節、第 X-XI 節）。據此推論，吐蕃與唐會盟以後敕頒《大乘經纂要義》，當是取法以「行十善道」為核心的「轉輪聖王」（Cakravartirāja, 'Khor los sgyur pa'i rgyal po）或「法王」（Dharmarāja, Chos rgyal）觀念。²¹ 較之前代贊普，墀祖德贊的「法王」觀念顯然更為自覺。這種自覺，亦頗符合墀祖德贊晚年對於政德、政躬的現世訴求（祐身護國）。因此，八二二年吐蕃贊普敕頒「十善經本」，或為後弘期的藏文史籍中的《十善經》（*dGe ba bcu'i mdo*）的敘事原型。這一時期，吐蕃僧相（chos blon）鉢闡布勃闡伽·貝吉允丹（dPal chen po Bran ka dPal gyi yon tan）以贊普師僧的身分擔任首席宰相，積極主張廣作功德、與唐和盟，努力營造安定、和平的政治氛圍。此次長慶會盟所確認的唐蕃邊界，基本沿襲了七八三年（唐建中四年，癸亥）正月清水會盟所劃定的雙方邊界，²² 實際重申了吐蕃對於河西地區的統治以及對於西域的控制。敦煌文獻中的「贊普願文」（PT 134.1 號：btsan po'i sku yon du bsngo ba'i smon lam du gsol pa'）、「天子功德經本」（ITJ 1359 號：lha sras kyi sku yon dar ma）以及《大乘經纂要義》，均係這一歷史背景的產物。

墀祖德贊在位後期，發源於吐蕃本部的興佛運動持續東漸，敦煌成為全境一大佛教中心。由於贊普的推動和官方的支持，敦煌佛教出現前所未有的繁榮景象。PT 175 號贊普願文，藏文首題《吐蕃天神贊普偕同眷屬之懺願文》（*Bod gyi lha btsan po 'khord dang bcas pa'i 'gyod tshangs dang smon lam du gsol ba / /*），漢文背題《吐蕃法事發願文本》，實為墀祖德贊及其眷屬作為願主，舉行發願法事並作功德回向的應用文本。此本一大顯著特徵，是將兩則贊普所頒具有詔敕（gtsigs）色彩的興佛盟辭，一先（以 sngon 字引出）一後（以 da 字引出）地援引於敘事段落之中。舉

²¹ 任小波，《吐蕃時期藏譯漢傳佛典《善惡因果經》對勘與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6），頁 127-129, 164-165（附表 1）。根據西藏山南《瓊結橋碑》（797 年樹立）第 11, 33-34 行，墀松德贊晚年號為「大法王」（chos rgyal chen po）、「聖神大菩提」（'phrul gyi lha byang chub chen po）。此為「法王」一詞在古藏文中最早的標準用例，參見：Hugh E. Richardson, *A Corpus of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 (Hertford: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85), p. 37. 如上提法，應當源自貴霜（Kuṣāṇa）帝國時期將奉佛的君主稱作「法王」或「菩薩」的政治文化傳統。

²² 陳楠，〈論唐蕃清水會盟〉，蔡美彪主編，《慶祝王鍾翰先生八十壽辰學術論文集》（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後收入氏著，《藏史叢考》（北京：民族出版社，1998），頁 168-169, 179-181。關於長慶會盟所確認的唐蕃各段邊界，參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1982），第 5 冊，頁 76-77（820 年圖幅）。

行於吐蕃本部、宣諭於全境各地的興佛證盟及其舉措，又以發願法事的方式在東境的敦煌地區獲得集體性的確認。²³ 茲將 PT 175 號第 19-22 行逐錄、翻譯如下：

rje blon thugs dam bzhes the (te) // bod khams yongs kyis dam pa'i chos lhur
sphyad dar ma // shes rab kyi pha rol du phyin pa la stsogs pa // theg pa ched
(chen) po'i mdo / sde gzugs che phra la stsogs pa // dbung mtha (dbus mtha')
rgyas par klag (bklag) pa dang / bshad ching mnyan pa dang / tsul (tshul) bzhin
bsgom ba la stsogs pa rgyas par mdzad pa .../

王臣盟誓有云：遍於吐蕃國土，精勤修學正法。譬如《般若》等經，大乘佛典之屬，部帙其無大小，舉凡誦讀、講說、聽聞、依律修行，自本部至邊區，皆須廣而為之。

這則贊普詔敕，當即墀祖德贊時期推行於敦煌等地的大規模寫經事業的政治緣起。此本之中，顯然是以 bod khams（蕃土）作為 dbung（本部）與 mtha（邊區）的合稱。其中 bod khams 一詞，實與 PT 16+ITJ 751.1 號第 26.a.4-b.1 行中的 bod rgyal khams、bod chen po 涵義相通。其中，bod rgyal khams 重在強調吐蕃轄境，bod chen po（大蕃）主要用於外交場合。此外，PT 16+ITJ 751.1 號第 40.b.3 行，則以 bod rgyal khams 作為 yul chen po'i dbus（本部）與 so khams kyi khrom（邊鎮）的合稱。²⁴ PT 1287 號《吐蕃贊普傳記》第 375 行，述及墀松德贊建寺奉佛的功業，亦以 dbus mtha' 合稱吐蕃全境。²⁵ 根據《巴協》，吐蕃僧諍以後墀松德贊建寺設宴、集會臣民，任命吐蕃「本部」(dbus) 與「邊區」(mtha') 之阿闍梨。²⁶ 這一敘事模式，顯然源自吐蕃詔敕中的相應措辭。S 3966 號《大乘經纂要義》尾跋中的「大蕃國」，顯然涵蓋吐蕃帝國本部、邊區「諸州」。

²³ 任小波，〈吐蕃興佛運動的東漸——敦煌 PT 175 號《贊普興佛法事願文》譯釋〉，沈衛榮主編，《漢藏佛學研究：文本、人物、圖像和歷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3），頁 59。

²⁴ 任小波，〈吐蕃興佛運動的東漸〉，頁 56-57, 60；Kazushi Iwao（岩尾一史），“Dbus mtha': Centre and Periphery in the Old Tibetan Empire,”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61.1 (2018): 49-60.

²⁵ 王堯、陳踐譯注，《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增訂本）》（北京：民族出版社，1992），頁 56, 167。

²⁶ 巴·賽囊 (sBa gSal snang)，《巴協·增補本 (sBa bzhed Zhabs btags ma)》（收入德吉 (bDe skyid) 編，《《巴協》彙編 (sBa bzhed Phyogs bsgrigs)》〔11 世紀以後成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頁 54-55。

S 3966 號《大乘經纂要義》尾跋中的「有讚普（贊普）印信」等語，表明此本實為一部墀祖德贊敕頒佛學綱要。根據桑耶寺（bSam yas）建寺《第二詔書》（*bKa' gtsigs gnyis pa*，779 年頒行），墀松德贊（Khri srong lde btsan，755-797 年在位）王臣議定（bka' gros）三條：「其一，依止佛世尊之教言；其二，遵行父祖輩之先例；其三，倚重善知識之助益」（gcig tu na sangs rgyas bcom ldan 'das kyi bka' lung la bsten / gnyis su na yab mes kyi dpe lugs la 'tshal / gsum du na dge ba'i bshes gnyen gyi mthus bstangs pa .../）。²⁷ 此後，吐蕃帝國興佛運動和佛教事業皆以此為最高準則。作為吐蕃佛教的最後一部重要的綱領性文獻，《大乘經纂要義》的撰造和頒行，亦是出自吐蕃宮廷中的善知識（dge ba'i bshes gnyen）的抉擇和贊普的欽定。與此相應，PT 698 號《大乘經纂要義》尾跋中的「王宮」（pho brang），或指吐蕃王宮之一溫江島宮（'On cang do，在今西藏曲水縣境）。八世紀初葉以來，此宮即已成為吐蕃王室駐蹕、王臣集會之所。西藏墨竹工卡《諧拉康（Zhwa'i lha khang）乙碑》（812 年樹立）第 23 行所載「溫江島宮」（Pho brang 'On cang do），則係迄今所知此宮之名有年代可考的最早記錄。²⁸ 吐蕃後期的軍政信函或詔書，常由此宮發出。譬如，PT 1552.v 號信函首題「寶宮溫江島所發，加蓋印信，寄予安撫大使」（phra pho brang 'on cang do nas / rtags kyi phyag rgya phog ste / bde blon la springo /）。根據《語合二卷》（*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序文和跋文，馬年（rta'i lo, 814）於溫江島宮，墀松德贊（Khri lde srong btsan，798-815 年在位）召集印度大德（nyi 'og gi mkhan po）和吐蕃大德（bod kyi mkhan po）釐定譯語，總結墀松德贊時期佛典翻譯的經驗和問題，規範佛典翻譯的原則和標準，寫成《翻譯名義集》（*Vyutpatti, Bye brag tu rtogs par byed pa*）大、中、小三種，最終經由王臣合議（rje blon mol）、贊普敕頒（btsan pos bskul nas bkas bcad）而行。²⁹ 又據西藏堆龍德慶《江浦寺

²⁷ 巴沃·祖拉陳瓦（dPa' bo gTsong lag phreng ba），《賢者喜宴（*mKhas pa'i dga' ston*）》（1564 年成書，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頁 197。

²⁸ 王堯，《吐蕃金石錄》，頁 123, 128。

²⁹ 石川美惠編，《二卷本訳語積（*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東京：東洋文庫，1990），頁 1-5, 127。關於「馬年」即為八一四年的內證和外證，參見：山口瑞鳳，〈吐蕃王国仏教史年代考〉，《成田山仏教研究所研究紀要》3（1978）：18；森安孝夫，〈中央アジア史の中のチベット—吐蕃の世界史的位置付けに向けての展望—〉，長野泰彦、立川武蔵編，《チベットの言語と文化：北村甫教授退官記念論文集》（東京：冬樹社，1987），頁 57。敦煌藏文文獻之中，ITJ 76.6 號、PT 843 號、PT 845 號三件寫本即為《語合二卷》殘葉，PT 1261.v 號寫本即為《翻譯名義大集》殘葉。應當注意的是，塔波（Tabo）文獻中的《語合二卷》殘葉序言，則稱豬年（phag gi lo, 783/807?）於松喀宮（Pho brang Zung kar，在今西藏扎

(lCang bu) 碑》(831-838 年之間樹立) 第 23-28、43-44 行，墀祖德贊在位後期，「溫江島寺」(’On cang do gTsub lag khang) 有權統理全境佛教事務。³⁰ 據此可以想見，溫江島之地，既為贊普行政中心之一，又為宮廷首要寺院所在。查檢吐蕃後期其他王宮，尚不曾見有如此規模者。參照如上《翻譯名義集》三種的撰造和頒行程序，《大乘經纂要義》的撰造和頒行與之應當無異。

三·《大乘經纂要義》的歷史地位：吐蕃佛教教義的確立及其淵源

吐蕃時期大規模地翻譯佛典，「現存《西藏大藏經》中顯乘要籍，泰半由此時譯出；間有舊本，亦經校訂」，「此中瑜伽（唯識）譯籍幾臻全備，中觀亦及其半」。³¹ 印度中觀學派論師龍樹（Nāgārjuna，2-3 世紀）、提婆（Āryadeva，2-3 世紀）、清辨（Bhavya, Bhāvaviveka，5-6 世紀）³² 以及後世所謂「東方自續三師」（rang rgyud shar gsum mkhan po）——智藏（Jñānagarbha，約 700-760 年）、寂護（Śāntarakṣita，約 725-788 年）、蓮花戒（Kamalaśīla，約 740-795 年）的重要著作，當時已被陸續譯為藏文。³³ 根據《布頓教法源流》，印度中觀學說分為二種，阿闍梨清辨等所傳者係「經部行中觀」（*Sautrāntika-Madhyamaka, mDo sde spyod pa’i dbu ma），阿闍梨智藏、吉祥護（Śrīgupta）、寂護、蓮花戒、獅子賢（Haribhadra）等所傳者係「瑜伽行中觀」（*Yogācāra-Madhyamaka, rNal ’byor spyod pa’i dbu ma）。³⁴ 如上二種中觀之分，源自吐蕃譯師那囊·智軍（sNa nam Ye shes sde）所造《見差別》（lTa ba’i

囊縣境）釐定譯語，可知《語合二卷》從結集到成立有一歷史過程，參見：Jampa L. Panglung, “New Fragments of the *sGra-sbyor bam-po gñis-pa*,” *East and West* 44.1 (1994): 164, 166-168.

³⁰ 王堯，《吐蕃金石錄》，頁 176, 178。

³¹ 呂澂，《西藏佛學原論》（上海：商務印書館，1933），頁 24-25。

³² 齋藤明先生指出，龍樹作為「大乘阿毗達磨」（Mahāyāna-Abhidharma）運動的發起者，其與弟子提婆等人實際處於「前中觀學派」（pre-Mādhyamika）時代，清辨方為「中觀學派」的真正創立者，參見：Akira Saitō, “Is Nāgārjuna a Mādhyamika?” in *Hokekyō to Daijō Kyōten no Kenkyū*（法華經と大乘經典の研究），ed. Mochizuki Kaishuku（望月海淑）（Tokyo: Sankibō Busshorin, 2006），pp. 153-164.

³³ 東北帝國大學法文學部編，《西藏大藏經總目錄·索引（德格版）》（仙台：東北帝國大學法文學部，1934），頁 577-600；齋藤明，〈中觀系資料〉，山口瑞鳳編，《講座敦煌 6：敦煌胡語文獻》（東京：大東出版社，1985），頁 311-317。

³⁴ 布頓·仁欽珠，《布頓教法源流》，頁 151-152。

khyad par，D^T 4360 號，PT 814 等號），³⁵ 然而人物歸屬（尤其智藏、蓮花戒）則與其他文獻所示有別，詳見下文所論。縱觀印度大乘佛教總的發展脈絡，唯識宗 (Vijñānavāda) 的興起晚於中觀宗 (Mādhyamika)，及至清辨以後的寂護時代，始有唯識之說與中觀立場的融合。³⁶ 八世紀前後，正值印度瑜伽行中觀論師活躍並入藏傳法之時，寂護在桑耶寺建寺過程中的地位尤為顯著，然而經部行中觀在西藏的傳播和影響並不式微。談錫永上師、邵頌雄先生斷言，西藏早期宗義文獻皆以中觀宗之瑜伽行中觀為最勝宗義。³⁷ 然而，通過語文學和歷史學的考察，結論恰恰相反，詳見下文所論。上山大峻先生指出，《大乘經纂要義》頒行之時，正值藏傳佛教前弘期的最盛時期，吐蕃官方建立起一套規範的佛教修學體系，這昭示了吐蕃佛教教義的最終確立。³⁸ 這套佛教修學體系，幾乎可以總攝藏傳佛教前弘期吐蕃官方認可的大乘顯教的全部義理，實以「二諦」(satyadvaya, bden pa gnyis)、³⁹ 「三乘」(triyāna, theg pa gsum) 之說為其核心，而以「經部行中觀」思想為其旨歸。

起於七六一年廢禁佛令，訖於八四二年帝國崩潰，吐蕃官方興佛的歷史長達八十餘年。作為贊普敕頒或奉詔撰造的佛學綱要（釋論），墀松德贊敕頒桑耶寺建寺《第二詔書》、蓮花戒奉詔所造《修習次第》(*Bhāvanākrama*，794 年成書)、³⁹ 墀祖德贊敕頒《大乘經纂要義》三部文獻，幾乎可以總攝吐蕃佛教初興、宗論、全盛三個階段的基本教理和主要思想。七七九年桑耶寺落成開光之時，墀松德贊敕頒兩

³⁵ 那囊·智軍 (sNa nam Ye shes sde)，《見差別 (*lta ba'i khyad par*)》(PT 814 號)，4.b.1-9.b.1 行。藏文大藏經《丹珠爾》(*bsTan 'gyur*) 所收《見差別》諸本，德格 (sDe dge) 版 D^T 4360 號、北京 (Pe cin) 版 P^T 5847 號均有闕略或錯簡，此處以 PT 814 號為準。

³⁶ 平川彰著，莊昆木譯，《印度佛教史》(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2018)，頁 369。

³⁷ 談錫永、邵頌雄，〈導論〉，談錫永、沈衛榮、邵頌雄、許錫恩，《寧瑪派四部宗義釋》(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2)，頁 53。根據《大臣遺教》(*Blon po bka' thang*)，贊普敕令吐蕃僧團 (bod kyi sde pa) 恪守「中觀見」(*lta ba dbu ma*)、「有部行」(*spyod pa yod smra*)，亦即「瑜伽行中觀之見」(*rnal 'byor dbu ma'i gzhung du blta bar bya / /*)、「說一切有部之行」(*thams cad yod par smra ba'i sde gzhung spyod / /*)，參見：古如·鄔堅嶺巴 (Gu ru U rgyan gling pa) 發掘，《五部遺教》(*bKa' thang sde lnga*) (14 世紀成書，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頁 468。此係十四世紀以後之說，故而不足為據。

³⁸ 上山大峻，〈敦煌佛教研究入門〉，頁 103-104。

³⁹ 蓮花戒 (Kamalaśīla) 所造《修習次第》(*bsGom pa'i rim pa*) 1-3 編 (收入德格版《丹珠爾》第 110 函 (dbu ma [ki])，D^T 3915-3917 號)，係由印度大德般若鎧 (Prajñāvarma)、吐蕃譯師那囊·智軍合譯。ITJ 648 號、PT 682 號、PT 825 號三件寫本，即為《修習次第·初編》殘葉，參見：原田覺，〈敦煌本 *sGom rim dan po* 考〉，《日本西藏学会々報》28 (1982)：4；齋藤明，〈中觀系資料〉，頁 335-341, 345-347 (注 17、補注 17)。

件與佛證盟詔書：（一）《第一詔書》(*bKa' gtsigs dang po*) 重在闡述興佛的因由、舉措和範圍，圖齊 (Giuseppe Tucci) 將其稱作「西藏佛教的創建藍圖」(the foundation-chart of Tibetan Buddhism)；⁴⁰（二）《第二詔書》重在闡述興佛運動所秉持的基本教理，明確標舉「業」(las) 和「輪迴」('khor ba) 的觀念，提倡奉行「十善」(dge ba bcu) 等法。茲將《第二詔書》中的教理總論部分逐錄、翻譯如下：⁴¹

chos nyid kyi nang du brtags na / chos las byung ba ni 'jig rten gyi khams su
myed pa na / sems can gyi khams grangs med pa / skye ba rnam bzhi'i nang du
skye zhing 'khor ba la gtogs so cog / dang po'i thog ma med pa nas / tha ma'i
mtha' myed pa'i bar du / rang gi las kyis de bzhin du srid pa las / lus dang ngag
dang yid gsum nas legs par spyad do cog ni dge bar 'gyur / nyes pa spyad do cog
ni sdig par 'gyur / legs nyes med pa ni lung du myi ston par 'gyur / gzhan la phar
byas pa'i 'bras bu ni bdag la smind te / gnam gyi rim pa'i lhar skye ba dang / sa'i
steng gi myi dang / lha ma yin dang / yi dwags dang / byol song dang / sa'i 'og
gi sems can dmyal ba dang / 'di drug tu skye 'o cog kyang rang gi las kyis 'gyur
ro // 'jig rten las 'das te sangs rgyas bcom ldan 'das su 'gyur ba dang / byang
chub sems dpa' dang / rang byang chub dang / nyan thos kyis rim par 'grub pa
kun kyang bsod nams dang ye she kyi tshogs rang gis bsags pa las 'gyur ro
zhes 'byung ngo //

dge ba gang zhe na dge ba bcu la bstsoqs pa'o // myi dge ba gang zhe na / mi dge
bcu la bstsoqs pa'o // lung du mi ston pa gang zhe na / spyod lam bzhi la bstsoqs
pa'o // 'jig rten las 'das pa'i bsol nams dang ye shes kyi tshogs gang zhe na / dge
bcu'i steng du bden pa bzhi dang / rkyen dang 'du ba tshogs te byung ba'i yan
lag bcu gnyis dang / byang chub kyi phyogs kyi chos sum bcu rtsa bdun dang pha
rold tu phyind pa bcu la bstsoqs pa'o // de'i 'bras bu ni mi 'jigs pa bzhi dang / so
so yang dag par shes pa bzhi dang / stobs bcu dang / ma 'dres pa'i chos bco bryad

⁴⁰ Giuseppe Tucci, *The Tombs of the Tibetan Kings*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50), p. 44.

⁴¹ 巴沃·祖拉陳瓦，《賢者喜宴》，頁 197。對於《第二詔書》不同文本的對勘與校注，參見：W. South Coblin, "A Reexamination of the Second Edict of Khri srong lde btsan," in *Reflections on Tibetan Culture: Essays in Memory of Turrell V. Wylie*, ed. Lawrence Epstein and Richard F. Sherburne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1990), pp. 167-168.

dang / thugs rje chen po sum bcu rtsa gnyis la bstsoqs par 'gyur te // gtan tshigs
zhib tu ni chos kyi yi ge'i nang na mchis so // chos kyi nang nas byung ba 'di
rnams rjes bcad na / kha cig ni legs nongs kyi dmyigs 'phral du mngon pa yang
mchis / kha cig 'phral du mi mngon pa yang mngon par gda' ba rnams kyi tshul
las dpags na / nges par gzung du rung ba yang mchis te /

若觀法性自體，法所述者有云：若世間無[此法]，則無數眾生皆生於四生之中，繫於輪迴之內。起於無始，訖於無終，皆以自身之業力而流轉。以身、語、意三者，盡行好事，則得善報；盡行罪孽，則得惡報；非善非惡，則為無記。施予他人之果，則於己身異熟。天界所生之神、地上之人、非天、餓鬼、畜生、地下有情地獄，凡此六道所生，皆以自身之業力而受生。出世間而成正覺，是薄伽梵，爰及菩薩、緣覺、聲聞，凡得次第成就，皆以自身所積之福德、智慧資糧而成就。

何謂善？十善等是也。何謂不善？十不善等是也。何謂無記？四威儀等是也。何謂出世間之福德、智慧資糧？十善之外，尚有四諦、十二和合因緣、三十七道品、十度等是也。彼等之果，則為四無畏、四無礙智、十力、十八不共法、三十二大悲心等。週細原委，俱在經文之內。若究此等法所述者，或則善惡之果即刻顯現，或則暫時不現。若以實情思忖，理當抉擇受持。

圖齊早先指出，藏傳佛教前弘期的基本教理大致不出此限。⁴² 通過比較可知，《大乘經纂要義》實與《第二詔書》所述教理一脈相承：前者第 XI 節，即與後者「十善」(dge ba bcu) 之說吻合；前者第 XIV 節，則與後者「三乘」、「四諦」(bden pa bzhi)、「十二因緣」(rkyen dang 'du ba tshogs te byung ba'i yan lag bcu gnyis)、「三十七道品」(byang chub kyi phyogs kyi chos sum bcu rtsa bdun)、「四無畏」(mi 'jigs pa bzhi)、「十力」(stobs bcu) 之說吻合。如上教理，顯然屬於龍樹傳規。此外，《大乘經纂要義》第 XIV 節所謂「發大悲菩提心，修三十七道品」(A 本：byang chub gyi sems snying rje chen po dang ldan ba bskyed nas / byang chub gyi phyogs sum cu rtsa bdun bsgoms te //，古譯「菩薩大悲，修助道法」)，進而「次第成就」(*rim par 'grub pa)，正是《修習次第》的要義和精髓。需要說明的是，《大乘經纂要義》

⁴² Giuseppe Tucci, *The Religions of Tibet*, trans. Geoffrey Samuel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 8.

中的「三十七道品」，或譯「三十七菩提分」、「三十七助道品」，古譯則作「助道法」。

七八六至七八八年之間，墀松德贊曾就教理上的疑問，通過書翰向駐錫敦煌的漢地論師曇曠設問諮詢。曇曠承答贊普之問所造《大乘二十二問》（P 2287 等號，T 2818 號），重在討論大乘與小乘的道與果的區分問題，其中對於「三身」(trikāya) 的身相、開合、義理（第 6 問），以及「三乘」的趨向、行持、證取（第 15-18 問）作了細緻解說。⁴³ 觀其基本教理，《大乘經纂要義》與之並無相違。此後數年，發生了著名的吐蕃僧諍（792-794）。後弘期的藏文史籍對於吐蕃僧諍的記述和評論，毋寧說是歷史真實與歷史敘事的雜糅。通過考察《修習次第》、《頓悟大乘正理決》（王錫撰造，P 4646、PT 823 等號）、《巴協》等一系列相關文本之間的生成和轉化過程，西藏佛教史家關於「吐蕃僧諍」的歷史敘事日益呈現出清晰的面貌。⁴⁴ 毋庸置疑的是，作為歷史敘事的「吐蕃僧諍」，正是在吐蕃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頓門派（sTon min pa）與漸門派（rTsen min pa）之間的激烈鬥爭的一種折射。根據《賢者喜宴》，吐蕃僧諍結束以後不久，墀松德贊敕頒頓漸之諍《詔書》(bKa' gtsigs)，指出禪宗並非正見，規定須持龍樹傳規：⁴⁵

da slan chad lta ba nā ga rjhu na'i lugs zungs (zung) / spyod pa pha rol du phyin
pa drug la gyis la chos spyod rnam pa bcu nyams su longs / sgom pa shes rab

⁴³ 上山大峻，〈西明寺學僧曇曠と敦煌の佛教学〉，《東方學報》35(1964)，後收入氏著，《增補敦煌佛教の研究》，頁 50-57；並參同書，頁 488-490, 493-497（資料 1）；巴宙，《《大乘二十二問》之研究》（臺北：東初出版社，1993），頁 34-35, 75-77, 83-88。才讓 (Tshe ring) 先生發現，ITJ 26.2 號寫本即為《大乘二十二問》第 22 問的藏文譯本，參見：氏著，〈英藏敦煌藏文 ITJ 26 號第二部分來源之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14(2014)：145-163。伯格藍先生發現，ITJ 26.2 號寫本當係《德烏教法源流·廣本》(lDe'u chos 'byung rGyas pa, 1261 年以後成書) 相應章節的文本雛形，參見：Jens W. Borgland, "Mahādeva in Dunhuang: A Study of IOL Tib J 26," *Indo-Iranian Journal* 59.1 (2016): 1-47. 對於 ITJ 26.2 號首題中的「漢阿闍梨 Nam kwang 法師」(rGya'i slob dpon Nam kwang Pab shi)，才讓先生疑為「基公」（窺基），伯格藍先生疑為「南泉」（普願），筆者認為 Nam Kwang (<*Dam Kwang) 正是「曇曠」的譯音。值得一提的是，新疆吐峪溝所出 SH 174-2-95 號寫本即為《大乘二十二問》殘葉，表明曇曠的著作曾經傳入吐魯番地區，參見：包曉悅，〈日本書道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寫經殘片冊」的文獻價值〉，《文獻》2015.5：40-41。

⁴⁴ 對於作為歷史敘事的「吐蕃僧諍」之來龍去脈的精要概括，參見：沈衛榮，〈文本的形成與歷史敘事的建構——語文學與藏傳佛教史研究〉，氏著，《回歸語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頁 196-202；並參同書，頁 300。

⁴⁵ 巴沃·祖拉陳瓦，《賢者喜宴》，頁 205。

rnam pa gsum la blo sbyongs la thabs dang shes rab zung du chud (tshud)
cing 'brel ba zhi gnas dang lhag mthong la sgoms shig /

自今而後，其所見者，須持龍樹傳規。其所行者，須作六度、受十法行。其所修者，須習三慧、合智慧、參止觀。

如上引文表明，贊普基於見 (lta ba)、行 (spyod pa)、修 (sgom pa) 三目，力圖整頓並統一吐蕃佛教的教義體系和修持方法。對於所引同一《詔書》，《娘熱教法源流》則與《賢者喜宴》（包括《巴協》）關於禪宗判教地位的表述有所不同：以肯定禪宗作為一種傳規乃利根者之修道開始，以判定禪宗不適於鈍根之蕃人應予禁止告終。⁴⁶ 與此相類，努欽·佛智 (gNubs chen Sangs rgyas ye shes) 所造《禪定目炬》(bSam gtan mig sgron, 9-10 世紀成書) 第二品，以因乘之傳規 (rgyu'i theg pa'i lugs)，視根器利鈍之分別 (dbang po rno rtul gyi bye brag)，明確判定頓悟派 (Cig car pa, 漢地禪宗) 高於漸悟派 (Rim gyis pa, 印度中觀宗、唯識宗)。⁴⁷ 至於禪宗在吐蕃朝野的真實境遇和後世影響，則與贊普詔書的立場和抉擇未必一致，更與「吐蕃僧諍」的歷史敘事大相徑庭。上山大峻先生指出，吐蕃僧諍確立了此後的西藏佛教特重中觀學說的發展方向，《大乘經纂要義》體現中觀思想，強調龍樹關於真俗（勝義、世俗）二諦、自他二性（第 XII 節）之說，則宣告了吐蕃僧諍的最終落幕。⁴⁸ 這一判斷，既強調了《詔書》與《大乘經纂要義》在教理上的統一性，又顧及了吐蕃僧諍以後禪宗地位的複雜性。

吐蕃譯師那囊·智軍所造《見差別》，開創了西藏本土化的宗義體系之先河，其中詳說「三乘」、「三身」(sku gsum)、「二諦」之理。此後，吐蕃譯師吳·法成 ('Gos Chos grub, ?-859) 所造《大乘稻苳經隨聽疏》（又作《大乘稻苳經隨聽手鏡記》，P 2284 等號，T 2782 號，835 年）序言，多處翻譯並引述《見差別》之說，

⁴⁶ 娘熱·尼瑪沃賽 (Nyangral Nyi ma 'od zer)，《娘熱教法源流 (Nyangral chos 'byung)》（12 世紀後期成書，拉薩：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10），頁 376。對於相應內容的譯解，參見：楊傑，〈「和尚之教」在西藏——以寧瑪派對摩訶衍及其教法的詮釋、辯護與批判為例〉，《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10 (2018)：341-342, 364。

⁴⁷ 努欽·佛智 (gNubs chen Sangs rgyas ye shes)，《禪定目炬 (bSam gtan mig sgron)》（收入廓敦·齊美仁增 [Khor gdon gter sprul 'Chi med rig 'dzin] 編，《醫算學文庫 (sMan rtsis shes rig dpe mdzod)》[Leh: S.W. Tashigangpa, 1974]，第 74 卷），12.a.4-b.6 行。

⁴⁸ 上山大峻，〈チベット宗論の始終〉，頁 314, 322-325。

尤以第二門「明歸乘」最為典型。⁴⁹ 茲將《見差別》「三乘」——聲聞乘 (nyan thos kyi theg pa)、緣覺乘 (rang sangs rgyas kyi theg pa)、大乘 (theg pa chen po) 亦即菩薩乘之說⁵⁰ 與《大乘經纂要義》第 XIV 節「三乘」之說加以比較，參合後者第 XII 節「二諦」——世俗諦 (kun rdzob kyi bden ba)、勝義諦 (don dam pa'i bden ba) 之說，彙錄、翻譯如下：⁵¹

⁴⁹ 吳·法成 ('Gos Chos grub)，《大乘稻苾經隨聽疏》(T 2782 號，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85 卷)，545.a.4-545.b.6 行。吳·法成所造《大乘四法經論及廣釋開決記》(P 2794 等號，833 年)、《六門陀羅尼經論並廣釋開決記》(P 2165 等號，833 年)之中，「立所宗」、「解歸乘」、「顯歸分」、「辯歸藏」等門所述，皆可視作《大乘稻苾經隨聽疏》相應門類之別本，參見：上山大峻，〈大蕃国大德三蔵法師法成の人と業績〉，《東方學報》38/39 (1967-1968)，後收入氏著，《增補敦煌佛教の研究》，頁 186-189, 195-201；並參同書，頁 614-615 (資料 5)。關於吳·法成《大乘稻苾經隨聽疏》的年代，參見：吳其昱，〈大蕃国大德·三蔵法師·法成伝考〉，牧田諦亮、福景文雅編，《講座敦煌 7：敦煌と中国仏教》(東京：大東出版社，1984)，頁 405-406。

⁵⁰ 那囊·智軍，《見差別》(PT 814 號)，9.b.1-13.a.3 行。

⁵¹ 需要說明的是，「表一」所謂《見差別》的「古譯」，係指吳·法成《大乘稻苾經隨聽疏》序言對於《見差別》的摘譯；《大乘經纂要義》的「古譯」，係指敦煌漢文《大乘經纂要義》(譯自藏文文本)。至於「新譯」，均係筆者直接依據藏文文本所譯。關於《見差別》的對應漢文譯文，亦可參見：邵頌雄，〈《見差別》譯注〉，談錫永等，《寧瑪派四部宗義釋》，頁 190-197。

表一

三乘		《見差別》			《大乘經纂要義》		
		本論	古譯	新譯	A 本	古譯	新譯
聲聞乘		bden pa bzhi'i sgo nas 'jug ste /	悟四諦真性。	自四諦門入。	bden ba bzhi la rtog cing /	觀四諦法。	觀四諦法。
緣覺乘		rten cing 'brel bar 'byung ba'i yan lag bcu gnyis kyi sgo nas 'jug ste //	於十二緣起門入。	自十二緣起門入。	rten cing 'brel te 'byung ba'i skye 'gag bsgoms nas //	因緣所生，遂滅生死之原。	修行因緣生滅。
菩薩乘	勝義諦	dngos po thams cad rang bzhin myed par rig cing //	觀一切法，本自空寂；	觀一切法，無有自性；	[chos thams cad rang bzhin gyis ma skyes ma byung ba /]	(闕譯)	諸法自性，無生無起；
		'khor ba dang mya ngan las 'das pa gnyis su myed par rtogs pa dang /	生死、涅槃，了無二相。	輪迴、涅槃，了無二相。	'khor ba dang mya ngan las 'das pa dbyer myed pa'i mtshan nyid du rtogs nas //	生死、涅槃，不分別二。	輪迴、涅槃，了無別相。
	世俗諦	dngos po sgyu ma tsam du dmyigs pas / shes rab dang ldan /	了知如幻，具大悲智，不捨生死，不取涅槃。	知法如幻，故具智慧；	[chos rang gi mtshan nyid rten cing 'breld te byung ba / rmyi lam dang sgyu ma smyig rgyu ba'i tshul chan yod pa /]	[彼之]法相，因緣所生，幻化如夢，如炎如溫；	[彼之]自相，因緣所生，幻化如夢，狀同陽焰；
		snying rje chen po dang ldan te // 'khor ba yang myi spong / mya ngan las 'das pa yang myi len pa ... /		具大慈心，不捨輪迴，不取涅槃。	snying rje chen po dang ldan ba bskyed nas / ... / 'khor ba srid gyi bar du / mya ngan las myi 'da' ba ... //	[菩薩]大悲，盡生死際，不般涅槃。	發大悲心，於輪迴間，無住涅槃。

如上所示，概皆合於印度大乘佛典中的顯教三乘之說，⁵² 亦即聲聞乘「自四諦門入」、緣覺乘「自十二緣起門入」、菩薩乘「自二諦門入」。通過比較可知，《大乘經纂要義》中的「三乘」之說與《見差別》一脈相承。根據《大乘稻芊經隨聽疏》序言第一門「立所宗」，大乘三宗分作「依經中宗」、「唯識中宗」、「依論中宗」，此即道氤所造《御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宣演》（P 2113、P 2132、P 2173 等號，T 2733 號）序言第三門「明宗旨」所謂「破相宗」、「法相宗」、「法性宗」，曇曠所造《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P 2180 等號，T 2810 號，772 年）序言第三門「彰所宗」所謂「勝義皆空宗」、「應理圓實宗」、「法性圓融宗」，以及《見差別》「大乘」部分所謂「經部行中觀」、「唯識」、「瑜伽行中觀」。⁵³ 吳·法成「大乘三宗」之說，顯然受到漢地論師曇曠和藏地論師那囊·智軍的雙向影響。曇曠出生於甘州、肅州之間的建康軍，早年修學於長安西明寺，安史之亂以後返回河西地區，晚年奉詔撰造《大乘二十二問》，其著作和學說對於吳·法成確有影

⁵² 對於西藏早期宗義文獻中的顯教三乘，蓮花生 (Padmasambhava) 所造《口訣見鬘》 (*Man ngag lta ba'i phreng ba*, P^T 4726 號，8 世紀後期成書) 將其稱作「性相乘」 (*mtshan nyid kyi theg pa*)，*《寧瑪十萬續》* (*rNying ma rgyud 'bum*) 所收《密意總集經》 (*dGongs pa 'dus pa'i mdo*，9 世紀中葉成書) 將其稱作「集引乘」 (*kun 'byung 'dren pa'i theg pa*)，參見：Jacob Dalton, "A Crisis of Doxography: How Tibetans Organized Tantra during the 8th-12th Centuries,"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28.1 (2005): 132-151.

⁵³ 關於八世紀前後漢藏論師道氤 (668-740)、曇曠、那囊·智軍、吳·法成、宗密 (780-841) 等人對於「大乘三宗」之名義和見解的科判，可以按照年代排比如下：

表二

論師	論疏	大乘三宗		
道氤	《御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宣演》	2. 破相宗 (勝空)	1. 法相宗 (應理)	3. 法性宗 (融會)
曇曠	《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	1. 勝義皆空宗	2. 應理圓實宗	3. 法性圓融宗
那囊·智軍	《見差別》	3. 經部行中觀	1. 唯識	2. 瑜伽行中觀
吳·法成	《大乘稻芊經隨聽疏》	1. 依經中宗 (破相)	2. 唯識中宗 (立相)	3. 依論中宗 (法性)
宗密	《原人論》	2. 大乘破相教 (空教)	1. 大乘法相教 (相教)	3. 一乘顯性教 (性教)

參見：吳其昱，〈大蕃國大德·三藏法師·法成傳考〉，頁 394-396。各家判教立場（加底線者），係由筆者所標。宗密「大乘三宗」之說，可以上溯至窺基 (632-682)、法藏 (643-712) 的類似判教體系，參見：中村元等著，余萬居譯，《中國佛教發展史》（臺北：天華出版社，1984），上冊，頁 272-278。關於曇曠《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的相對年代，參見：巴宙，《《大乘二十二問》之研究》，頁 4-5, 15-16, 50-51。

響。⁵⁴ 考慮隋唐時期漢地判教之風的興盛和傳播，那囊·智軍「大乘三宗」之說或當取法曇曠。⁵⁵《大乘稻芊經隨聽疏》序言第一門之末句明言「雖有如是宗見差別，今釋此經，唯依經中宗說如理應思」，接下第二門即以「依經中宗」之二諦論解說「三乘」之菩薩乘。據此判斷，《見差別》、《大乘稻芊經隨聽疏》實則承許「經部行中觀」（依經中宗）之說，《大乘經纂要義》仍以「經部行中觀」思想為其旨歸。

根據印度論師月官（Candragomin，5-6世紀）所造《文殊真實名經廣釋》（*Āryamañjuśrī-nāma-saṃgīti-mahāṭīkā*）第135頌，菩薩乘（byang chub sems dpa'i theg pa）分為瑜伽行派（rNal 'byor spyod pa）、中觀派（dBu ma pa），中觀派又分「說諸法如幻」（Chos rnams sgyu mar smra ba）、「說極無所住」（Rab tu mi gnas smra ba）二派，後者作為「最勝宗義」（grub mtha' mchog），其見地與「無上密乘」（bla med gsang sngags theg pa）無異。⁵⁶《禪定目炬》第四品「漸門」，依次敘說「四無量」（tshad med pa bzhi）、「二諦」、「止」（zhi gnas）、「觀」（lhag mthong）的修習。⁵⁷ 通過文本比較可知，《禪定目炬》「二諦」部分所謂世俗諦有「正」（yang dag pa）、「倒」（log pa）之分，勝義諦有「異門」（rnam grangs）、「離戲」（spros pa dang bral ba）之分，⁵⁸ 實與《文殊真實名經廣釋》第135頌所述從同。宗喀巴（Tsong kha pa, 1357-1419）所造《菩提道次第廣論》（*Byang chub lam rim chen mo*）卷一七「龍樹意趣釋

⁵⁴ 曇曠的佛學思想，既具法相宗的立場，又有華嚴宗的傾向，還受道氈的影響，參見：上山大峻，〈西明寺學僧曇曠と敦煌の佛教学〉，氏著，《增補敦煌佛教の研究》，頁65-66, 68-69；並參同書，頁118-119, 657。因此，曇曠《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序言明言「今此論者，即大乘中應理圓實究竟宗收」，仍以「大乘三宗」中的「應理圓實宗」為最勝宗義，參見：曇曠，《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T2810號，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85卷），1047.c.25-29行。

⁵⁵ 王森先生指出，西藏著述科判詳密是受吐蕃時期以來赴藏講經的漢僧的影響，參見：氏著，《西藏佛教發展史略》（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9），頁14。

⁵⁶ 月官（Candragomin）造，管·庫巴拉則（'Gos Khug pa lhas btsas）、喜饒尊追（Shes rab brtson 'grus）譯，《文殊真實名經廣釋》（*'Jam dpal gyi mtshan yang dag par brjod pa'i rgya cher 'grel pa*）（收入德格版《丹珠爾》第150函（rgyud [tsi]），D^T2090號），193.a.6, 194.a.2-4行。對應漢文譯文，參見：馮偉強、黃基林校譯，《《聖妙吉祥真實名經》釋論三種》（臺北：全佛文化出版社，2011），頁135-138。

⁵⁷ 關於《禪定目炬》第四品的結構和內容，以及其與《修習次第》的文本關係，參見：宮崎泉，〈『禪定燈明論』に説かれる漸門派説について〉，《仏教史学研究》51.1（2008）：1-23。

⁵⁸ 努欽·佛智，《禪定目炬》，34.a.5-38.a.6行。

解」(klu sgrub kyi dgongs pa 'grel pa'i tshul) 部分，對於中觀學派有一總括。茲將關鍵語段逐錄如下：⁵⁹

de la snga rabs pa'i dge ba'i bshes gnyen kha cig na re / tha snyad 'jog tshul gyi
sgo nas ming btags pa'i dbu ma pa ni gnyis te / tha snyad du phyi rol yod par 'dod
pa mdo sde spyod pa'i dbu ma pa dang / tha snyad du phyi rol med par 'dod pa
rnal 'byor spyod pa'i dbu ma pa'o // don dam 'dod tshul gyi sgo nas ming btags
pa'ang gnyis te / snang stong gnyis tshogs don dam bden par 'dod pa sgyu ma
rigs grub pa dang / snang ba la spros pa rnam par bcad pa tsam don dam bden
par 'dod pa rab tu mi gnas par smra ba'o // de gnyis kyi snga ma ni slob dpon zhi
ba 'tsho dang kā ma la śī la la sogs pa yin par 'dod la / sgyu ma lta bu dang rab
tu mi gnas pa'i tha snyad ni rgya gar ba'i slob dpon kha cig kyang 'dod do //
spyir dbu ma par khas 'che ba'i rgya bod kyi slob dpon 'ga' re de ltar du 'dod pa
yod mod kyang / slob dpon klu sgrub kyi rjes su 'brang ba'i dbu ma pa chen po
rnams kyi lugs ji ltar yin gtan la dbab par par bya yi / phra mo rnams su zhig gis
bshad par nus / gzhan yang / don dam 'dod tshul gyi sgo nas gnyis su bzhag pa ni
rmongs pa ngo mtshar bskyed pa'i rnam gzhan go zhes lo tstsha ba chen po blo
ldan shes rab gsung ba ni shin tu legs te / de dag gi 'dod pa ni rigs shes rjes dpag
gis gzhal ba'i don tsam don dam bden par 'dod par snang la / rigs shes kyi gzhal
bya ni don dam bden pa dang mthun pas don dam zhes btags par dbu ma rgyan
dang snang ba gnyis ka nas gsungs pa'i phyir ro // dbu ma pa chen po gzhan
rnams kyang rigs pas spros pa bcad pa'i don de tsam ni don dam bden par mi
bzhed pas legs pa ma yin no //

又有一類先覺知識作如是言：「就立名言（世俗）而立名者，略於二類大中觀師：謂於名言許外境者，名經部行中觀師；及於名言不許外境者，名瑜伽行中觀師。就立勝義，亦立二名：謂許勝義諦現空雙聚，名理成如幻；及許勝義諦唯於現境斷絕戲論，名極無所住。」二中初者，許是靜命（寂護）論師及蓮花戒等。其如幻及極無所住之名，印度論師亦有許者。

⁵⁹ 宗喀巴·洛桑札巴 (Tsong kha pa Blo bzang grags pa)，《菩提道次第廣論 (Byang chub lam rim chen mo)》(北京：民族出版社，2017)，頁 501-502。對應漢文譯文，依據法尊法師譯本，參見《菩提道次第廣論》(西寧：青海民族出版社，2004)，頁 238。

總其印藏自許為中觀之論師，雖亦略有如是許者，然僅抉擇龍猛（龍樹）菩薩弟子之中大中觀師有何宗派，若諸細流誰能盡說！又其覺慧大譯師云：「就勝義門所立二宗，是令愚者覺其稀有。」此說極善。以彼所說，唯就理智比量所量之義為勝義諦。理智所量隨順勝義諦故，假名勝義，《中觀莊嚴論》及《中觀光明論》俱宣說故。又諸餘大中觀師，亦不許唯以正理斷除戲論便為勝義諦，故非善說。

宗喀巴接下引述《見差別》之說，強調經部行、瑜伽行二種中觀之分，係依「於名言（世俗）許不許外境」而定（*tha snyad du phyi rol 'dod mi 'dod gnyis su nges . . . /*）。⁶⁰至於「理成如幻」（*sGyu ma rigs grub pa*）、「極無所住」（*Rab tu mi gnas pa*）二種中觀之分，則依「勝義諦」（*don dam bden pa*）或稱「勝義門」（*don dam 'dod tshul gyi sgo*）而定，實際出自月官之說。根據如上引文，宗喀巴基於寂護所造《中觀莊嚴論》（*Madhyamakālamkāravṛtti, dBu ma'i rgyan gyi 'grel pa*, D^T 3885 號）、蓮花戒所造《中觀光明論》（*Madhyamakāloka, dBu ma snang ba*, D^T 3887 號），贊同並引述鄂譯師·覺慧（*rNgos lo tsā ba Blo ldan shes rab*, 1059-1109）之說，認定理成如幻、極無所住二種中觀之分並非善說。基於《菩提道次第廣論》，參照噶瓦·吉祥積（*sKa ba dPal brtsegs*）所造《見次第說》（*lTa ba'i rim pa bshad pa*, D^T 4356 號），談錫永先生曾經指出，西藏早期宗義文獻之中，「經部行中觀」可以對應「理成如幻」，「瑜伽行中觀」可以對應「極無所住」。⁶¹然而，「經部行」、「瑜伽行」與「如幻」、「無住」兩類分法之間，在宗義體系上存在複雜的對應和分合關係，⁶²並不能夠如此一語概之。基於《大乘經纂要義》、《大乘稻芊經隨聽疏》序言，可知藏傳佛教前弘期之時，《文殊真實名經廣釋》所持「如幻」、「無住」之分幾無影響，《見差別》所持「經部行」、「瑜伽行」之分實為主流。

⁶⁰ 宗喀巴·洛桑札巴，《菩提道次第廣論》，頁 502-503。

⁶¹ 談錫永、邵頌雄，〈導論〉，頁 16-18, 23-24。

⁶² 藏傳佛教後弘期的各大論師，對於「如幻」、「無住」二種中觀的判別和論說頗為複雜，參見：David S. Ruegg, "An Outline of the Earlier History of the Tibetan Madhyamaka (dBu ma) from its Origins in the 8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Its 'Classical Period' in the Early 15th Century," in *Thre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Indian and Tibetan Madhyamaka Philosophy* (Wien: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ät Wien, 2000), pp. 33-35 (note 60), 55-72, 96-101 (note 208). 對於十一至十三世紀相關論說的集中梳理，參見：Kevin Vose, "Madhyamaka Schools in Early Tibet," *Critical Review for Buddhist Studies* (불교학리뷰) 20 (2016): 58-77.

四·《大乘經纂要義》與敦煌藏文宗義文獻：經部行中觀之說及其影響

敦煌藏文佛學綱要文獻，可以分為「法門」(chos kyi rnam grangs)、「宗義」(grub mtha')、「經集」(mdo kun las btus pa) 三類。上山大峻先生曾對敦煌佛學綱要文獻作過系統考察，提出了一套廣義的分類方案，指出《法門要說》、《大乘中宗見解》、《大乘經纂要義》均係佛學綱要。⁶³ 法門文獻依「名數」而成立，排比並解釋帶有數字的佛學語彙。敦煌藏文法門文獻之中，最重要者當數 ITJ 609+PT 602 號《法門要說》(*Chos kyi rnam grangs kyi mdor bstan pa'o / /*)。⁶⁴ 宗義文獻依「判教」而成立，總括整理並次第抉擇諸宗的見地。敦煌藏文宗義文獻中的典型文本，譬如《大乘中宗見解》及其藏文文本，詳見下文所論。至於《大乘經纂要義》及其藏文文本的文類和性質，筆者嘗試考察如下：通過藏漢對勘可知，《大乘經纂要義》不在「法門」、「宗義」之列。較之法門文獻，此本內容成一完整體系，並非鬆散的佛學語彙合集；較之宗義文獻，此本未見宗部判別之辭，而是以中觀學說貫通全篇。傳為龍樹所造《經集》(*Sūtrasamuccaya*)，吐蕃時期或已相當流行。D^T 3934 號《經集》(*mDo kun las btus pa*) 五卷即其藏文譯本，尾題《經集·大乘寶論》(*mDo sde sna tshogs las btus pa Theg pa chen po rin po che'i gtam*)，係由印度大德勝友 (Jinamitra)、戒主覺 (Śilendrabodhi)，以及吐蕃譯師那囊·智軍合譯。筆者檢得 ITJ 380.2 號殘本，首題 *rgya gar skad du 'u (su) tra sa mu tsa sa (ya) / / / bod skad du mdo kun las bdus (btus) pa bam po dang po / /*，經考正是藏譯《經集》卷首。根據呂澂《藏譯顯乘論典略目》，《經集》可與北宋時期法護 (Dharmapāla)、惟淨等譯《大乘寶要義論》(T 1635 號) 同定。⁶⁵ 經集文獻依「學說」而成立，基於一種學說體系敷陳諸經要義。這一特徵，恰與《大乘經纂要義》的官方佛教背景相印合。就其體裁和內容而論，藏文《大乘經纂要義》頗與《經集》相類；就其形式而論，藏文《大乘經纂要義》首題「經藏要集」(*mDo sde las mdo btus pa*，對譯「經纂要義」) 亦與《經集》從同。據此推究，《經集》或係《大乘經纂要義》的創編藍本。

⁶³ 上山大峻，〈敦煌漢文寫本中の「仏教綱要書」〉，《龍谷大學論集》436(1990)：300-301, 328-331, 333-335。筆者對於敦煌藏文佛學綱要文獻所提出的如上分類方案，正是受到了此文相關論說的啟發。此條注釋，承蒙匿名審查人建議添加，特致謝忱！

⁶⁴ PT 121.4 號寫本則係《法門要說》殘葉，參見：上山大峻，〈敦煌漢文寫本中の「仏教綱要書」〉，頁 328-333。

⁶⁵ 呂澂，《西藏佛學原論》，頁 85 (146 號)。

龍樹的中觀思想，依於《般若波羅蜜多經》(*Prajñāpāramitāsūtra*) 所說「緣起性空」，提倡「二諦」之說，亦被《大乘經纂要義》依循。

藏文文獻中的二種中觀之說，最早始於那囊·智軍《見差別》，⁶⁶ 後被西藏宗義著作奉為典據。根據《見差別》「中觀」部分：龍樹、提婆僅造中觀論典，未嘗開行為二；此後，清辨傳下「經部行中觀」(mDo sde spyod pa'i dbu ma) 又名「經部中觀」(mDo sde dbu ma)，寂護傳下「瑜伽行中觀」(rNal 'byor spyod pa'i dbu ma)；根據蓮花戒《中觀光明論》，瑜伽行、經部行二種中觀之說，雖於世俗諦稍有不同，前者隨順「唯識之說」(rNam par shes pa tsam du smra ba)，後者隨順「龍樹傳規」(Na ga rdzu nas mdzad pa'i lugs)，然於勝義諦皆許「內外諸法，無有自性」(phyi nang gi dngos po thams cad / rang bzhin myed pa ... /)，故無相違。⁶⁷ 正如上文所論，《大乘經纂要義》依循其中「經部行中觀」之說。對於瑜伽行、經部行二種中觀，PT 842 號《佛教大小三乘及外道見地要集分別》(*Sangs rgyas pa'i theg pa che chung gsum dang // mu stegs la stsogs pa'i lta ba mdor bsdus te khyad par du phye ba' / /*) 第 nga.b.7-cha.b.6 行依據於世俗諦有無外境 (phyi'i yul, phyi rol)，將其分別稱作「內瑜伽中觀」(Nang gi rnal 'byor gyi dbu ma, Nang gi rnal 'byor pa'i dbu ma)、 「外境論中觀」(Phyi rol pa'i dbu ma)，後者又名「外中觀」(Phyi'i dbu ma)。⁶⁸ 與此相類，佚名論師所造《入菩薩行論解說釋難》(**Bodhisattvacaryāvatārvyākhyānapañjikā*, *Byang chub sems dpa'i spyod pa la 'jug pa'i rnam par bshad pa'i dka' 'grel*，D^T 3873 號)，將「經部行中觀」稱作「有外境說之中觀」(phyi'i don yod par smra ba'i dbu ma)，將「瑜伽行中觀」稱作「破斥此說之中觀」('di 'gog par smra ba'i dbu ma)。⁶⁹ 松本史朗先生曾對敦煌藏文宗義文獻作過深入考察，指出「經部行中觀」依於《般若波羅蜜多經》而得名，「瑜伽行中觀」依於《瑜伽師地論》(*Yogācārabhūmiśāstra*) 而得名，故而吳·法成《大乘稻苳經隨聽疏》序言將其分別稱作「依經中宗」、「依

⁶⁶ 御牧克己，〈チベットにおける宗義文献（学説綱要書）の問題〉，《東洋学術研究》21.2 (1982)：186-187；Paul Williams, "Some Random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Tibetan Madhyamaka," *Tibet Journal* 14.1 (1989): 1-2。

⁶⁷ 那囊·智軍，《見差別》(PT 814 號)，4.b.1-9.b.1 行。

⁶⁸ Samten G. Karmay, *The Great Perfection (rDzogs chen): A Philosophical and Meditative Teaching of Tibetan Buddhism* (Leiden and Boston: E.J. Brill, 2007), pp. 149-150.

⁶⁹ 齋藤明，〈『入菩薩行論解説細疏』のシャーンティデーヴァ理解〉，今西順吉教授還曆記念論集刊行会編，《インド思想と仏教文化：今西順吉教授還曆記念論集》(東京：春秋社，1996)，頁 588-591。

論中宗」；如上二種中觀，當與經量部 (Sautrāntika)、瑜伽行派 (Yogācāra, 唯識宗) 無關。⁷⁰ 齋藤明先生通過進一步的檢討，提出不宜斷然地將如上二種中觀與經量部、瑜伽行派割裂開來。⁷¹ 如上二種中觀之說佔據西藏中觀哲學主流的時代，始於《見差別》，訖於絨宋·法賢 (Rong zom Chos kyi bzang po, 11 世紀) 所造《見及宗義備忘》(Ita ba dang grub mtha'i brjed byang) 和《口訣見鬚釋》(Man ngag lta phreng gi 'grel pa)。⁷² 十一至十二世紀之交，西藏論師方才開始將「自續派」(Svāntarika, Rang rgyud pa)、「應成派」(Prāsaṅgika, Thal 'gyur ba) 之說納入中觀哲學的宗義體系。

根據前引《布頓教法源流》之說，智藏的見地屬於瑜伽行中觀，然而相關文獻所示並非如此。PT 68.2 號《大乘中觀見》(Theg pa chen po dbu ma'i lta ba / /)，題為印度「大德智藏所說」(mkhan po ga nye na ga rbas bshad pa /)。⁷³ 此本第 2-3、14-17 行明言，「大乘中觀，是為一切殊勝見地之最」(theg pa chen po dbu ma ni lta ba khyad bar thams cad kyi nang na mchog lags te / /)，如上「傳規」(lugs) 於世俗諦，

⁷⁰ 松本史朗，〈仏教綱要書〉，山口瑞鳳，《講座敦煌 6》，頁 299-300；松本史朗，〈『見解の區別』における中觀理解〉，《曹洞宗研究員研究生研究紀要》13 (1981)，後收入氏著，《チベット仏教哲学》(東京：大蔵出版社，1997)，頁 78-92, 99。

⁷¹ 齋藤明，〈Ita ba'i khyad par における「經(部)中觀」の意味〉，《印度學佛教學研究》55.2 (2007)：910-918。

⁷² Ruegg, "An Outline of the Earlier History of the Tibetan Madhyamaka (dBu ma) from its Origins in the 8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Its 'Classical Period' in the Early 15th Century," pp. 23-27, 55-56. 需要說明的是，絨宋·法賢 (Rong zom Chos kyi bzang po) 所造《見及宗義備忘》(Ita ba dang grub mtha'i brjed byang) (收入廓敦·齊美仁增，《醫算學文庫》第 73 卷) 又將瑜伽行中觀稱作「大中觀」(dbu ma chen po)，參見：Vose, "Madhyamaka Schools in Early Tibet," pp. 58-59. 此外，根據多羅那他 (Tāranātha) 所撰《印度教法源流》(rGya gar chos 'byung) (1608 年成書，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出自印度摩揭陀 (Magadha) 王國的論師慶喜藏 (Ānandagarbha, 10 世紀後半葉)，在部派上屬於「大眾部」(sDe pa phal chen pa)，在宗義上屬於「唯識中觀師」(rNam rig dbu ma pa)，參見：王邦維，〈略論古代印度佛教的部派及大小乘問題〉，《北京大學學報》1989.4：69-70, 72。此處「唯識中觀師」，即指「瑜伽行中觀師」。

⁷³ 吐蕃時期所譯智藏中觀著作，目前僅知《二諦分別論》(Satyadvayavibhaṅgavṛtti, bDen gnyis rnam par 'byed pa'i 'grel pa, D^T 3882 號) 等二三種，參見：東北帝國大學法文學部，《西藏大藏經總目錄·索引 (德格版)》，頁 586, 590。智藏所造《大乘中觀見》，藏文大藏經《丹珠爾》未予收錄。PT 120.2 號寫本，則係《大乘中觀見》殘葉，參見：原田覺，〈チベット仏教の中觀思想〉，平川彰、梶山雄一、高崎直道編，《講座大乘仏教 7：中觀思想》(東京：春秋社，1982)，頁 290-291。

任小波

承許「人法無我，離於常斷等邊，如幻假立而有」(chos dang gang zag bdag myed pa // rtag dang chad pa lastsogs pa'i mtha' dang 'bral ba // sgyu ma tsam gdagsu mchis pa la //)；於勝義諦，承許「無有自性，離於生滅等邊，超過一切言詮」(rang bzhin ma mchis [pa] // skye ba dang 'gag pa la stsogs pa'i mtha' dang bral ba tha snyad thams cad las 'da's pa //)。智藏此論本無二種中觀之分，僅是隨順龍樹傳規以及清辨之說，這一見地後被稱作經部行中觀。敦煌藏文宗義文獻之中，對於經部行、瑜伽行二種中觀的論說最為系統詳盡者當屬《見差別》，最為簡明有力者當屬 ITJ 693 號《大小乘見地四種要集》(Theg pa che chung gi lta ba la rnam grangs mang mod kyi // mdor bsdu na rnam pa bzhi yod do //)。前者列數「小乘」(Theg pa chu ngu pa)、「唯識之說」、「瑜伽行中觀」、「經部行中觀」見地的異同，後者列數「聲聞經量部」(Nyan thos mdo sde pa)、「唯識之說」、「經部中觀」(mDo sde pa'i dbu ma)、「瑜伽行中觀」(rNal 'byor spyod pa'i dbu ma) 見地的異同。茲將 ITJ 693 號第 ka.b.1-4 行逐錄、翻譯如下：

mdo sde pa'i dbu ma pa ci ltar blta zhe na // a tsa rya na ga rju nas bstan bcos mdzad pa dang 'thun (mthun) bar phyi nang gi dngos po thams cad / rten cing 'brel par 'byung bar chad de / kun rdzob du ni rgyu rkyen las 'byung bas / sgyu ma tsam du yod la' // don dam par ni dngos po dang / rang bzhin myed pas // phyi'i dngos po yang rnam par shes pa las ma byung bas / myed la // rnam par shes pa yang yul gyis ma bskyed pas / ma skyes ma byung bar 'dod do // rnal 'byor pa rnams ci ltar blta' zhe na // kun rdzob du ni rnam par shes pa dang 'thun bar phyi'i dngos po thams cad rnam par shes pa'i cha las gyur pa yin bar 'dod la // don dam par ni mdo sde pa'i dbu ma dang thun (mthun) bar phyi nang gi dngos po thams cad ma skyes ma byung bar 'dod do //

經部中觀宗所見若何？隨順阿闍梨龍樹所造之論典，宣說內外諸法皆係因緣所生。於世俗諦，承許因緣所生，幻化而有。於勝義諦，承許諸法非實，無有自性。外法不由識起，故而無有；識亦不由境生，故而無生無起。瑜伽行中觀宗所見若何？於世俗諦，隨順唯識，承許一切外法，由識所轉。於勝義諦，隨順經部中觀，承許內外諸法，無生無起。

基於上文「表一」所示，逐一參比如上引文，可以斷言：《大乘經纂要義》確以「經部行中觀」之二諦論解說「三乘」之菩薩乘。此後，《大乘稻芊經隨聽疏》序言完全隨順其說，正文又稱「從緣所生彼不生，此則名為無生法。雖現不生，於過去世

不具生耶？捨此見故，故言無起」。⁷⁴ 根據《見差別》，經部行中觀於世俗諦，承許「因緣所生，如幻而有」(rgyu rkyen las byung bas // sgyu ma tsam du yod la //)；於勝義諦，承許「諸法無生」(dngos po rnams skye ba myed do //)。⁷⁵ 又據 PT 121.2 號《大乘中觀義》(*Theg pa chen po dbu ma'i don* //) 第 18.2-23.2 行，經部行中觀於世俗諦，承許「諸法因緣所生，以故幻化，狀同水月、陽焰，假施設有」(chos thams cad rten cing 'brel te 'byung ba'i phyir / ... sgyu ma sprul pa / chu zla smyug (smig) rgyu ba'i tshul du myed pa ma yin te /)；於勝義諦，承許「法界無二，離於四邊，無有生滅」(chos kyi dbyisng (dbyings) ni gnyis su myed pa / mtha' bzhi dang bral ba / skye 'gag myed pa /)，「法非實有，無住無著」(dngos po ci yang ma yin ba / myi gnas myi chags pa /)。⁷⁶ 前引《大乘經纂要義》第 XII 節「二諦」之說，以及第 XIV 節中的「菩薩乘」所謂「二諦」之門，皆與經部行中觀全然吻合。值得注意的是，其中「二諦」部分先說世俗諦、後說勝義諦，「菩薩乘」部分先說勝義諦、後說世俗諦。二者同屬一部文獻，何以有此微妙差異？根據前引《中觀光明論》之說，後者實際仍在強調較之瑜伽行中觀，經部行中觀於世俗諦隨順「龍樹傳規」。

儘管一般宗義文獻總的特徵在於「判教」，然而西藏早期宗義文獻在這一特徵上尚未完全定型。基於成立背景、使用群體、文本功能的多元性和複雜性，不同宗義文獻乃至同一文獻之內各個部分往往互有側重、不求嚴整。西藏早期宗義文獻之中，對於二種中觀的排列順位並不一致，作者所持的判教立場多不明朗。⁷⁷ 這一

⁷⁴ 吳·法成，《大乘稻苾經隨聽疏》，545.a.28-b.5, 549.b.10-12 行。

⁷⁵ 那囊·智軍，《見差別》(PT 814 號)，7.a.1-3 行。

⁷⁶ PT 121.2 號、PT 817.1 號《大乘中觀義》的漢文譯本摘要，即為 P 3357.v2 號、S 2944.v1 號《大乘中宗見解義別行本》，以及 P 4597.9 號《大乘中宗見解要義別行本》。對應漢文譯文，參酌如上諸本略有改動。此外，ITJ 1772 號、ITJ 1773 號漢藏對音《大乘中宗見解》篇末，亦附吳法師 ([*Go] Phab shi) 所造《大乘中宗見解義別行本》，參見：Frederick W. Thomas, Shōson Miyamoto (宮本正尊) and Gérard L.M. Clauson, "A Chinese Mahayāna Catechism in Tibetan and Chinese Character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 (1929): 37-40, 59-61, 74-75. 此處「吳法師」，正是吳·法成。

⁷⁷ 對於寂護所造《中觀莊嚴論》、蓮花戒所造《中觀光明論》、噶瓦·吉祥積所造《見次第說》、吉祥天女 (Lakṣmī) 所造《五次第義明解》(*Pañcakramavṛtīarthavirocana, Rim pa lnga'i don gsal bar byed pa*, D^f 1842 號) 以及 PT 116.3 號、PT 121.2 號、ITJ 693 號、PT 842 號諸本之中二種中觀的排列順位的比較和分析，參見：松本史朗，〈『見解の區別』における中觀理解〉，頁 91-98。此外，這類文獻尚有日光 (Sūryaprabha) 所造《見次第》(*ITa ba'i rim pa*, ITJ 607 號) 又名《見分別》(*ITa ba'i bye brag*) 以及 PT 812.5 號寫本，參見：原田覺，〈敦煌藏文資料に於ける宗義系の論書 (2)〉，《印度學佛教學研究》29.1 (1980)：390-391。

現象表明，二種中觀是被視作兩種傳規，而非兩個判然分立的學派。根據噶瓦·吉祥積《見次第說》，「瑜伽中觀世俗同，勝義承許空無生；經部世俗如幻化，諸境由側見顯現，勝義承許離二邊，故以彼為大中觀」(rnal 'byor dbu ma'i kun rdzob mthun // don dam stong pa ma skyes 'dod // mdo sde kun rdzob sgyu ma tsam // yul rnams log[s] nas snang bar lta // dam par mtha' gnyis bral ba yis // dbu ma chen por 'dod pa'o //)，⁷⁸ 似乎傾向於「經部行中觀」。通過進一步的查檢和比定，筆者發現兩種文本明言判教立場。根據 ITJ 696 號《大乘中觀了義見地要集》(*Theg pa chen po dbu ma nges pa'i don gyi lta ba // mdor bsdus ste gsol na //*) 第 b.1 行，「吾之父祖有云：眾人入於白法，若具永固之德，中觀法判作二種，法門中經部為大」(nga'i yab myes kyis / myi yongs dkar po'i chos la gzud pa yang g.yung drung gi bka' drin yin na / chos dbu ma la gnyis su rtsod pa chos kyi sgo 'gag pa'i nang du che nas / mdo sde . . .)。這一家族傳承文本，顯然以「經部行中觀」為最勝宗義。又據 PT 116.3 號《大小乘分別、入門及各各性相要說》(*Theg pa che chung gi khyad bar dang / 'jug pa'i sgo dang / so so'i mtshan nyid mdo tsam du bstan na //*) 明言判教立場。根據此本第 4.1-6.4 行，大乘分為「不了義」(drang ba'i don) 之唯識宗 (Sems tsam [pa])、 「了義」(nges pa'i don) 之中觀宗 (dBu ma pa) 二種，茲將中觀部分逐錄、翻譯如下：

nges pa'i don theg pa chen po'i dbu ma pa ni // kun rdzob du phyi nang gi chos thams cad rten cing 'brel par 'byung ba sgyu ma'i mtshan nyid tsam du yod la // don dam par nang gi sems dang phyi'i yul gnyi ga (gnyis ka) yang bdag dang gzhan dang gnyi ga dang rgyu myed pa la[s] ma skyes pas // rang bzhin dang dngos po myed de // yod myed kyi mtha' gang la yang ma chags myi gnas pa lagso //

de la dbu ma pa rnam gnyisu brtag pa ni // rnal 'byor spyod pa'i dbu ma ni // kun rdzob du phyi'i yul sems las 'gyurd bar 'tshal // mdo sde dbu ma ni yul rang rgyud gis gud na mchis par 'tshal te // 'di gnyi ga yang rten cing 'brel par 'byung

⁷⁸ 噶瓦·吉祥積 (sKa ba dPal brtsegs)，《見次第說》(*lta ba'i rim pa bshad pa*) (收入德格版《丹珠爾》第 204 函 (sna tshogs [co])，D^T 4356 號)，237.a.5-6 行。對應漢文譯文，參酌許明銀先生譯本略有改動，參見：氏著，〈吉祥積的《見次第說》藏文本試譯〉，《圓光佛學學報》1 (1993)：172。需要說明的是，布頓·仁欽珠對於《見次第說》的作者歸屬早有質疑，新近研究亦傾向於將其視作十一至十二世紀「九乘」(theg pa dgu) 之說定型以後的早期寧瑪派 (rNying ma pa) 作品，參見：Dalton, "A Crisis of Doxography," p. 146.

ba'i sgo nas // don dam par rang bzhin ma mchis par rtogs na // kun rdzob ni
thabs lags la // don dam par ni thabs las byung ba lagste // dbu ma'i rang bzhin
myed cing gang la yang myi gnas par rtogs pa'i thabs su // 'gyur bar 'dra bas //
gnyi ga yang theg pa chen po dbu ma lags so //

了義大乘中觀宗者：於世俗諦，是為內外諸法，因緣所生，[彼之]性相，幻化而有；於勝義諦，是為內心、外境二者，藉由自因、他因、共因、無因[四句]，[證其]無生，故而無有自性，法非實有，於此有無二邊，無著無住。此中，中觀宗分作二種。瑜伽行中觀者：於世俗諦，承許外境由心所轉。經部中觀者：[於世俗諦]，承許藉由自續，別有[外]境。如上二者，以其因緣所生，於勝義諦，了知無有自性。世俗是為方便，勝義由方便生。中觀自性既無，了知於此無住。以其如此轉為方便，二者是為大乘中觀。

基於如上引文的內涵和邏輯，聯繫《見差別》、ITJ 693 號中的相應部分，可知作者明確以「經部行中觀」為最勝宗義。此處「了義大乘中觀宗」(nges pa'i don theg pa chen po'i dbu ma pa) 的文句表述，亦與《見差別》對於「經部行中觀」的文句表述如出一轍。據此推論，《見差別》雖稱二種中觀之說並無相違，然其最終以「經部行中觀」之二諦論解說「三乘」之菩薩乘，《大乘經纂要義》與之從同，二者判教立場不言自明。正如松本史朗先生所論，《見差別》中的瑜伽行、經部行二種中觀的排列順位，與寂護《中觀莊嚴論》相反，與蓮花戒《中觀光明論》相符，亦可表明《見差別》是以「經部行中觀」為最勝宗義。⁷⁹ 根據《見差別》，蓮花戒的見地屬於經部行中觀，然而後世一般宗義文獻（包括《布頓教法源流》）與之頗異其趣，將其歸於寂護所傳瑜伽行中觀。⁸⁰ 值得注意的是，PT 116.3 號中觀部分出現「自續」(rang rgyud)、「無住」(myi gnas pa) 二詞：前者並非後世所重的「自續派」中觀之說，僅係蓮花戒《中觀莊嚴論釋難》(Madhyamakālamkārapañjikā, dBu ma'i rgyan gyi dka' 'grel, D^T 3886 號) 所主張的一種辯論方式；⁸¹ 後者或與「極無所

⁷⁹ 松本史朗，〈『見解の區別』における中觀理解〉，頁 96-97, 99。

⁸⁰ 原田覺，〈敦煌藏文資料に於ける宗義系の論書 (1)〉，《印度學佛教學研究》26.1 (1977)：466-467；松本史朗，〈『見解の區別』における中觀理解〉，頁 97-98, 115 (注 68)。

⁸¹ 談錫永、邵頌雄，〈導論〉，頁 18-19。需要說明的是，月稱 (Candrakīrti, 約 600-670 年) 所造《明句論》(Prasannapadā)，亦將「自續」視作一種辯論方式。然而，藏傳佛教前弘期之時，月稱的中觀著作和見地幾乎未在西藏產生影響。吐蕃時期所譯月稱著作，僅有《六十如理釋》(Yuktiṣaṣṭikāvṛtti, Rigs pa drug cu pa'i 'grel pa, D^T 3864 號) 而已。此條信息，承蒙匿名審查人賜知，特致謝忱！

住」(Rab tu mi gnas pa) 中觀之說有關。⁸² 從《見差別》到《大乘經纂要義》，形成一個完整且相順的義理和歷史脈絡。基於這一脈絡，可以充分揭示中觀思想在藏傳佛教前弘期的地位，以及中觀思想最終成為西藏佛教哲學之最崇高部分的淵源。

敦煌藏文宗義文獻之中，PT 116.3 號、PT 121.2 號、PT 812.5 號皆與禪宗文獻合抄。原田覺先生最早指出，這一狀況反映了印度佛教與漢地禪宗在敦煌的共習或兼修現象。⁸³ 沙木 (Sam van Schaik) 先生基於文本分析和比較，發現敦煌藏文禪宗文獻與宗義文獻間的內容從同問題，指出這些與禪宗文獻合抄的宗義文獻，具有引導或輔助禪宗修習的功能，其與禪宗文獻實為一個整體。⁸⁴ ITJ 468+ITJ 709+ITJ 667 號禪宗文獻彙編，包涵 12 種文本，某些文本當產生於吐蕃時期。其中 ITJ 709.3 號(第 9.b.1-11.a.3 行)，徑稱《大乘中觀義修習法》(*Theg pa chen po dbu ma'i don bsgom ba'i thabs /*)。茲將此本第 9.b.1-10.a.1 行逐錄、翻譯如下：

theḡ pa chen po dbu ma'i don bsgom ba'i thabs ni / mdor bstan pa kun rdzob du
phyi nang gi chos thams cad ni / thog ma nas rang gi [dmyigs pa la] rnam par rtog
pas 'khrul par mthong ba 'm // rten cing 'brel te byung ba sgyu ma'i mtshan nyid
tsam yin pas / don dam par dngos po myed do // dngos po myed pas skye ba myed
/ skye ba myed pas 'gag pa myed / myi skye myi 'gag pa ni chos kyi dbyings kyi
chos kyi dbyings ni chos kyi sku 'o // de bas chos thams cad kyi rang bzhin 'di
lta bu yin pas / ji la yang myi rtog par sgoms shig //

大乘中觀義修習法者，略而言之：於世俗諦，是為內外諸法，於自[所緣]，先有分別，生錯亂見。或則因緣所生，[彼之]性相，猶如幻化。於勝義諦，是為法非實有。以其非實，故而無生；以其無生，故而無滅。無生無滅，是為法界；所謂法界，是為法身。是以諸法自性如此，故而無論如何，宜須作無分別修習。

如上二諦之論，同於前述 PT 121.2 號相應部分，顯然屬於經部行中觀之說。這一現象，折射了《見差別》、《大乘經纂要義》對於禪宗文獻的影響。接下第 10.a.4-

⁸² 對於 PT 116.3 號「如上二者，……大乘中觀」等句，原田覺先生指出其說類似「極無所住」之說，參見：氏著，〈敦煌藏文資料に於ける宗義系の論書 (1)〉，頁 464。

⁸³ 原田覺，〈敦煌藏文資料に於ける宗義系の論書 (1)〉，頁 463。

⁸⁴ Sam van Schaik, *The Tibetan Chan Manuscripts: A Complete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ibetan Chan Texts i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Collections* (Bloomington: Sinor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Indiana University, 2014), pp. 21, 52, 61, 69 (texts 21, 24, 33).

5 行明言，「心者，本來無住著，故而於今，不必無住著；心者，本來無分別，故而於今，不必無分別」(sems ni ye nas myi gnas pa' yin pas / da myi gnas par bya myi dgos / sems ni ye nas myi rtog pa yin pas // da myi rtog par bya myi dgos te / /)，顯然屬於禪宗之說。⁸⁵ 沖本克己先生通過《見差別》與 ITJ 709.3 號的文本比較，發現前者所承許的義理明顯被移入了後者之中，指出後者體現了經部行中觀之說與禪宗的調合。⁸⁶ 與此相類，ITJ 709.9 號《師鶴勒那夜奢禪定心髓說》(*mKhan po 'gal na yas b[sa]m gtan gi snying po bshad pa' / /*)，實為印度論師鶴勒那夜奢 ('Gal na yas, <Haklenayaśas) 之說。⁸⁷ 此本第 42.b.1-3 行明言，「大乘禪法雖多，其中最殊勝者，為頓入中觀義。於頓入者，無有方便；於法自性，惟作修習」(theg pa ched po'i bsam gtan gi sgo yang mang ste // de'i nang na dam pa ni don dbu ma la cig car 'jug pa yin te // cig car 'jug pa la ni thabs myed de // chos nyid kyī rang bzhin la bsgoms mo / /)。如上「大乘中觀義」、「頓入中觀義」，概皆強調修習諸法自性，實際共出一源。

《大乘經纂要義》作為吐蕃官方佛學綱要，對於臣民的修習實踐具有規範和引導的功能。然而，前述與禪宗文獻合抄的宗義文獻、與禪宗義理融合的中觀文獻，當係教團或個人修習所用，其流行年代的下限恐應晚至十世紀。根據《禪定目炬》第三品，「漸門漸入，如前所說，於其所緣，辛苦精勤，生無所緣，以因量法，取中觀義」(tsen m[u]n rim gyis 'jug pa ni / sngar bshad pa ltar dmigs pa la sha thang bar 'bad nas ma dmigs pa skye ba dang / dngos po gtan tshigs kyis gzhal nas / dbu ma'i don dang du len to /)；又據第四品「見地決定」(lta bas thag bcad) 部分，「妙觀察

⁸⁵ 敦煌藏文禪宗文獻之中，常有類似表述，譬如 PT 626 號《等持三種注解類說》(*Ting nge 'dzin rnam gsum la rtsis mgos phye sde bshad pa' / /*) 第 kha.b.6-7 行「所謂看心，觀看自心，是為方便；於彼無住，且無分別，是為智慧」(sems lta zhes pa ni / bdag gi sems la lta ba ni / thabs yin la / de la myi gnas myi rtog pa ni shes rab yin no /)，又如 PT 634 號《真如等持修法教集》(*De bzhin nyid kyī ting nge 'dzin bsgom ba'i thabs // gzhung las btus pa' / /*) 第 1.b.1 行「看心是方便，無住是智慧」(sems lta thabs la myi gnas shes rab yin / /)。對於如上文本的摘譯和分析，參見：Sam van Schaik and Jacob Dalton, “Where Chan and Tantra Meet: Tibetan Syncretism in Dunhuang,” in *The Silk Road: Trade, Travel, War and Faith*, ed. Susan Whitfield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2004), pp. 66-67.

⁸⁶ 沖本克己，〈敦煌出土のチベット文禪宗文獻の内容〉，篠原壽雄、田中良昭，〈講座敦煌 8〉，頁 431, 440 (注 79)；沖本克己，〈敦煌發見のチベット語仏教文獻〉，長野泰彦、立川武蔵，〈チベットの言語と文化〉，頁 331。

⁸⁷ Sam van Schaik, “Dzogchen, Chan and the Question of Influence,”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24 (2012): 7.

任小波

智，初見所依，因緣所生，法非實有；於勝義諦，於此因緣，猶如幻化，法非實有」(dang por lta bas so sor rtogs pa'i shes rab la brten pas rten cing 'brel bar 'byung ba'i gten tshigs kyis dngos po mi 'grub ste / ... yang don dam par rgyu rkyen gang la dngos po sgyu ma'i chos grub pa myed de /)。⁸⁸ 如上二諦之論，顯然屬於經部行中觀之說。茲將《禪定目炬》第三品另一關鍵語段逐錄、翻譯如下：⁸⁹

mdo sde pa'i lugs kyis rten cing 'brel bar 'byung ba dang / gcig du ma dang / mu bzhi skye 'gogs ('gog) la sogs pas / don dam pa'i 'dzin pa ma skyes pa dang / kun rdzob sgyu mar mthong ba'i lhag mthong gi shes pa dang / ston mun ril chos ma skyes pa'i klong la gzhal du yang med pas rtogs par smra ba ... /

經部[中觀]傳規，藉由緣起、離一異、破四句生等[五大因]，於勝義諦，承許無生，於世俗諦，了知如幻，具勝觀智；至於頓門，諸法無生，其界無量，故曰證悟。

接下又稱，漸門漸入，次第修習「三解脫門」([rnam thar] sgo gsum，出自《般若波羅蜜多經》)——空性(stong pa nyid)、無相(mtshan ma med pa)、無願(smon pa med pa)，並修「止」、「觀」，方知「自性」(rang bzhin)；頓門頓入(ston mun ni cig car 'jug pa)，直指「無生勝義」(don dam pa ma skyes pa)。⁹⁰ 對於如上說法的節略引述，亦可見於《五部遺教》。⁹¹ 根據《大乘經纂要義》第 XII 節，「言真諦(勝義諦)者，諸法自性，無生無起，空性、無相、無願，悟是法性」(A 本：don dam pa'i bden ba ni / chos thams cad rang bzhin gyis ma skyes ma byung ba // stong pa nyid dang / mtshan ma myed pa dang / smon pa myed pa'i chos nyid du rtogs par bya'o //)。

⁸⁸ 努欽·佛智，《禪定目炬》，31.a.2-3, 33.a.6-b.3 行。

⁸⁹ 努欽·佛智，《禪定目炬》，23.b.2-4 行。對應漢文譯文，參酌沈衛榮先生譯本略有改動，參見：氏著，〈《禪定目炬》第二、三品譯注〉，氏編，《大喜樂與大圓滿：慶祝談錫永先生八十華誕漢藏佛學研究論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14)，頁 102。

⁹⁰ 努欽·佛智，《禪定目炬》，28.a.6-b.1, 28.b.6-29.a.2 行。《禪定目炬》第三品詳說漸門、頓門、大瑜伽(Mahāyoga, rNal 'byor chen po)、大圓滿(Atiyoga, rDzogs chen)四派之「無分別」(mi rtog pa)見地從低到高的階梯差別，相關概括和解說，參見：Carmen Meinert,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bSam gtan mig sgron*: A Comparison of the Fourfold Correct Practice in the *Āryāvikalpapraveśanāmadhāraṇī* and the Contents of the Four Main Chapters of the *bSam gtan mig sgron*,"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26.1 (2003): 188.

⁹¹ 古如·鄔堅嶺巴發掘，《五部遺教·大臣遺教》，頁 457-458。《禪定目炬》中的「二入四行」、「漸頓之別」部分，均被撮要收入《五部遺教》，參見：班班多傑(dPal 'bar rdo rje)，〈禪宗在藏傳佛教前弘期的傳播和對後弘期的影響〉，《歷史研究》2008.6：70。

據此可以斷言，禪宗修習與經部行中觀之說調和的教理依據，正是共許諸法自性「無生」(anutpanna, ma skyes pa)。⁹² 此外，前述 PT 116.3 號宗義文獻與 PT 116.5 號、PT 116.7 號禪宗文獻合抄。PT 116.5 號、PT 116.7 號中的禪師語錄 (shen shi'i bsam brtan gyi mdo las 'byung ba)，則與《禪定目炬》(包括《五部遺教》) 中的禪師語錄多有從同，概皆源自同類漢文禪宗文獻。⁹³ 因此，PT 116.3 號中的二種中觀之說與《禪定目炬》中的如上說法具有同一思想背景。值得思考的是，吐蕃帝國轄境以及後吐蕃時期的河西地區，禪宗如何得以長期流行？基於《禪定目炬》以及相關敦煌藏文寫本，可將禪宗長期流行的內在條件總括如下：對於獲得吐蕃官方認可且在吐蕃帝國崩潰以後仍具影響的經部行中觀之說，敦煌等地的禪宗修習者以及禪籍編纂者並未予以直接排斥，而是在動態交流中或被動或主動地將禪宗義理與之嫁接了起來。ITJ 709.9 號所謂「頓入中觀義」(don dbu ma la cig car 'jug pa)，即為這一教理思想和修習實踐的反映。

五·結語：《大乘經纂要義》與西藏早期中觀傳統

吐蕃佛教的成立史和發展史，伴隨著佛典的翻譯和論疏的創作，印度淵源與漢地因素可謂交相輝映。總括而言，《大乘經纂要義》正是一部具有印度論疏文本形式、受到漢地判教體系影響的西藏本土作品。正如上文「表二」所示，那囊·智軍「大乘三宗」之說，最早並不見於印度佛教傳統，而是源自漢地佛教中的類似判教體系。晚年駐錫敦煌的漢地論師曇曠，曾與墀松德贊書翰往還、議論教理，其學問之影響達於吐蕃本部。那囊·智軍作為吐蕃宮廷譯師，其與吐蕃佛教中心敦煌聯繫緊密，直接或間接地吸納了曇曠等人所傳「大乘三宗」之說，西藏本土化的宗義體系受此啟發得以創立，西藏早期中觀傳統藉此機緣初現活力。曇曠、那囊·智軍二人前後相繼，堪稱當時溝通漢藏佛教 (Sino-Tibetan Buddhism) 的樞紐人物。作為教理闡釋之標準模式的經部行、瑜伽行二種中觀之說，由此成為吐蕃後期以降吳·

⁹² 頓門與漸門的兼攝或融合現象，亦可見於《聖入無分別總持經》(Āryāvikalpapraveśanāmadhāraṇī) 以及印度論師無垢友 (Vimalamitra) 所造《頓入無分別修習義》(Sakṛtprāveśikanirvikalpabhāvanārtha)，二者皆有吐蕃時期藏文譯本 (D^K 142 號, D^T 3910 號)，參見：談錫永、沈衛榮、邵頌雄，〈導論〉，氏著，《《聖入無分別總持經》對勘與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7)，頁 12-19；沈衛榮，〈無垢友尊者及其所造《頓入無分別修習義》研究〉，《臺灣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學報》10(2005)：94-97, 112-116。

⁹³ van Schaik, *The Tibetan Chan Manuscripts*, pp. 52-56.

任小波

法成、努欽·佛智、絨宋·法賢等人相關論疏的典據。墀祖德贊敕頒《大乘經纂要義》，依循「經部行中觀」傳規，正是吐蕃時期漢藏佛學深度交流的產物。⁹⁴ 具有印度佛教思想淵源、出自漢地佛教判教體系的經部行中觀之說，不僅進入吐蕃佛教文本傳統之中，而且位居佛教修學體系的最上端，此後又與漢地禪宗思想合流並行、別開生面。茲將相關論疏按照年代排比如下：

表三

公元	干支	作者	論疏
772年	壬子	曇曠	《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
779年	己未	墀松德贊敕頒	《第二詔書》
8-9世紀		那囊·智軍	《見差別》
822年	壬寅	墀祖德贊敕頒	《大乘經纂要義》
835年	乙卯	吳·法成	《大乘稻芊經隨聽疏》
9-10世紀		努欽·佛智	《禪定目炬》
11世紀		絨宋·法賢	《見及宗義備忘》

如上所示，西藏早期中觀傳統具有兩類文本表現：（一）以《見差別》、《大乘稻芊經隨聽疏》序言為代表的宗義文獻對於經部行、瑜伽行二種中觀的論說和抉擇；（二）以《大乘經纂要義》為代表的經集文獻對於經部行中觀之說的依循和發揮。與此相應，吐蕃時期大乘顯教的發展史具有雙重歷史脈絡：（一）外在約束性：吐蕃佛教始終具有「官方佛教」(official Buddhism) 這一基本特徵，⁹⁵ 贊普敕頒《第二詔書》、《大乘經纂要義》這類佛學綱要，嚴格地規定了教理準則和修學體系，

⁹⁴ 對於吐蕃時期漢藏佛學交流的概觀和評述，參見：沈衛榮，〈漢藏佛學比較研究芻議〉，《歷史研究》2009.1：57-58。

⁹⁵ 沙木先生基於贊普詔敕，對於吐蕃佛教史提出了如下分期方案：（一）墀松德贊敕頒桑耶寺建寺《第二詔書》，確立了通過興佛證得「無上利益」(bla na med pa'i don) 的目標；（二）墀德松贊敕頒噶迺寺 (sKar cung) 建寺《詔書》，確立了「貴族」(ya rabs) 和「平民」('bangs) 皆應修習佛法的原則；（三）墀祖德贊敕頒《大乘經纂要義》，確立了「本部」(*dbung) 和「邊區」(*mtha) 皆應修習佛法的原則，參見：Sam van Schaik, *The Spirit of Tibetan Buddhis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6), pp. 15-16, 173 (note 2). 這一方案，進一步揭示了吐蕃佛教作為「宮廷宗教」(court religion) 的基本特徵。對於《大乘經纂要義》所蘊涵的「本部」、「邊區」這對範疇，此文作者並未揭出相關文本用例，括注中的藏文係由筆者所加。

迄於吐蕃帝國崩潰方才得以鬆動；（二）內在自覺性：吐蕃佛教自覺遵循「龍樹中觀」思想→「經部行中觀」傳規這一教理指向，從《第二詔書》到《大乘稻苳經隨聽疏》所延續的西藏早期中觀傳統，流行時間長達半個世紀以上，流波及於藏傳佛教後弘初期。這種約束性和自覺性實為一個整體，概皆出自吐蕃宮廷中的善知識的抉擇和贊普的欽定。至於當時民間佛教的內涵和形態，則與官方佛教既有聯繫、又有不同，然而畢竟不佔主流地位。縱觀吐蕃官方佛教，顯教特重中觀宗見尤其經部行中觀之說，律典特重說一切有部 (Sarvāstivāda, Thams cad yod par smra ba'i sde) 之律，密續的翻譯和傳播受到謹慎控制。⁹⁶ 吐蕃帝國崩潰以後，直至十世紀甚至十一世紀初葉，吐蕃故地（包括河西地區）進入分治時代。正是由於脫離了統一的嚴整的官方佛教的約束，基於多元主義的佛教文化環境，藏傳密教的發展和傳播日益興盛，教團的活躍和文本的湧現異彩紛呈，⁹⁷ 西藏佛教的結構和面貌為之一新。

對於西藏中觀學說的接受史和發展史，魯埃格 (David S. Ruegg) 先生曾經高屋建瓴地將其分為四個時代：（一）初步攝取 (first assimilation)，八世紀後期至九世紀上半葉，亦即藏傳佛教前弘期；（二）充分攝取 (full assimilation)，十世紀末葉或十一世紀初葉至十四世紀，亦即藏傳佛教後弘期的最初四百年；（三）古典時代 (classical period)，十四至十六世紀；（四）經院時代 (scholastic period)，十六世紀以降。如其所論，八世紀後期至十一世紀，乃是經部行、瑜伽行二種中觀之說佔據主流的時代，西藏譯師與印度大德合作翻譯佛典，漸次接受印度中觀傳統及其文本，通過義理闡釋和不斷的系統化，開始出現「哲學突破」(philosophical penetration)。⁹⁸ 對於這一時期西藏大乘顯教的歷史脈絡和義理內涵，亦即西藏早期中觀傳統，以往相關研究由於資料所限，尚不足以揭示其全貌和細節。墀祖德贊敕頒《大乘經纂要義》，是繼墀松德贊敕頒桑耶寺建寺《第二詔書》之後最為重要的

⁹⁶ 關於吐蕃時期律典、密續的翻譯原則，最簡明的表述出自《論旨三條》(bKas bcad rnam pa gsum)，參見：布頓·仁欽珠，《布頓教法源流》，頁 191。

⁹⁷ Tsuguhito Takeuchi (武內紹人)，"Old Tibetan Buddhist Texts from the Post-Tibetan Imperial Period (mid-9 C. to late 10 C.)," in *Old Tibetan Studies: Dedicated to the Memory of Ronald E. Emmerick*, ed. Cristina Scherrer-Schaub (Leiden and Boston: E.J. Brill, 2012), pp. 205-215.

⁹⁸ David S. Ruegg, "On the Reception and Early History of the dBu-ma (Madhyamaka) in Tibet," in *Tibetan Studies in Honour of Hugh Richardso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Tibetan Studies, Oxford, 1979*, ed. Michael Aris and Aung San Suu Kyi (Warminster: Aris and Phillips Ltd., 1980), p. 278. 此文作者對於先前觀點的補充和申說，參見：Ruegg, "An Outline of the Earlier History of the Tibetan Madhyamaka (dBu ma) from its Origins in the 8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Its 'Classical Period' in the Early 15th Century," pp. 3-7.

任小波

吐蕃官方佛學綱要。如上兩部文獻，堪稱吐蕃帝國興佛運動的文本坐標。就其文本意義而論，《大乘經纂要義》完整地填補了《見差別》與《大乘稻苳經隨聽疏》之間的文本缺失。西藏中觀學說「哲學突破」的起點，當屬《見差別》關於經部行、瑜伽行二種中觀之說的闡釋。此後，《大乘稻苳經隨聽疏》序言完整地秉承了《見差別》之說。而在如上兩部宗義文獻之間，作為經集文獻的《大乘經纂要義》實則依循「經部行中觀」傳規。尤其《大乘經纂要義》藏文文本的發現和藏漢對勘的完成，可為更加廣泛、深入的文本比較和義理溝通架設一座橋樑。基於《見差別》、《大乘經纂要義》、《大乘稻苳經隨聽疏》三部文獻，可為相關敦煌藏文宗義文獻乃至部分禪宗文獻建立起相對可靠的年代譜系，從而揭示吐蕃時期以及後吐蕃時期經部行、瑜伽行二種中觀尤其前者在官方佛教或民間教團中的地位 and 影響。據此可以斷言，對於中觀宗見尤其經部行中觀的依循和發揮，堪稱藏傳佛教前弘期和後弘初期大乘顯教的一個基本特徵。十二至十三世紀之交，印度佛教趨於沉寂，佛教中心轉向西藏。十四世紀以後，伴隨著藏傳佛教各大教派的相繼興起，以及多位集大成的論師的應運出世，西藏中觀學說終於迎來了「哲學突破」的高潮。

（本文於民國一〇九年四月三十日收稿；一一〇年六月二日通過刊登）

後記

本稿基本構想，曾以〈吐蕃贊普敕頒佛學綱要《大乘經纂要義》對勘與研究〉為題，宣讀於清華大學（北京）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所舉辦的「首屆清華歷史語言研究論壇：佛教語文學的方法和實踐」（無錫：馮其庸學術館，2019.12.21），承蒙沈衛榮、索羅寧（Kirill Solonin）、才讓、薩爾吉諸位先生提出意見或建議。本稿撰寫期間，承蒙劉震、張小艷、李勝海、齊光、閔雪、龔麗坤、巫琛諸位師友提供資訊或資料，又蒙姚大力先生在語音上的教示。本稿修改期間，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出頗具指導性和啟發性的意見或建議，又蒙集刊編委會議、執行編委覆審。於此一併致以謝忱！

附錄一：引用文獻略語符號

- BD=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寫本
 D^K=德格版藏文大藏經《甘珠爾》刻本
 D^T=德格版藏文大藏經《丹珠爾》刻本
 Дx=俄羅斯東方學研究所藏敦煌寫本
 ITJ=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寫本
 P=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漢文寫本
 P^T=北京版藏文大藏經《丹珠爾》刻本
 PT=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藏文寫本
 S=英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漢文寫本
 T=日本《大正新脩大藏經》印本

附錄二：引用敦煌文獻簡目⁹⁹

題名	卷號
《大小乘分別、入門及各各性相要說》	PT 116.3
《大小乘見地四種要集》	ITJ 693
《大乘二十二問》	ITJ 26.2
	P 2287
《大乘中宗見解》	ITJ 1772, ITJ 1773
《大乘中宗見解[要]義別行本》	P 3357.v2, P 4597.9, S 2944.v1
《大乘中觀見》	PT 68.2, PT 120.2
《大乘中觀義》	PT 121.2, PT 817.1
《大乘中觀了義見地要集》	ITJ 696
《大乘中觀義修習法》	ITJ 709.3
《大乘四法經論及廣釋開決記》	P 2794
《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	P 2180

⁹⁹ 需要說明的是，「附錄二」所列敦煌文獻卷號，皆以較完整或較典型的寫本為主，均係本稿直接引述者或有所參照者，並未一概求全。

任小波

題名	卷號
《大乘經纂要義》	Дх 1995, P 2298, S 553, S 3966
	PT 238 + PT 963, PT 614, PT 616 + PT 660, PT 698, PT 800 + PT 6.1
《大乘稻芊經隨聽疏》	P 2284
《〈大般若經〉寫經記錄》	ITJ 1359
《大夏玉園會盟願文》	PT 16 + ITJ 751.1
《六門陀羅尼經論並廣釋開決記》	P 2165
《吐蕃天神贊普偕同眷屬之懺願文》	PT 175
《吐蕃贊普傳記》	PT 1287
《見次第》	ITJ 607
《見差別》	PT 814
《佛教大小三乘及外道見地要集分別》	PT 842
宗義	PT 812.5
《修習次第·初編》	ITJ 648, PT 682, PT 825
信函	PT 1552.v
《真如等持修法教集》	PT 634
《師鶴勒那夜奢禪定心髓說》	ITJ 709.9
《御注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宣演》	P 2113, P 2132, P 2173
《等持三種注解類說》	PT 626
《頓悟大乘正理決》	P 4646
	PT 823
《經集》	ITJ 380.2
《語合二卷》	ITJ 76.6, PT 843, PT 845
《蕃地所出善知識傳承名錄》	ITJ 689.3
《禪書》	ITJ 709.11 + ITJ 667.1
《彌勒禪法》	BD 791.2
《翻譯名義大集》	PT 1261.v
《贊普天子烏頓丹之功德回向願文》	PT 134.1

引用書目

一・傳統文獻

- 川越英真編，《パンタン目錄 (*dKar chag 'Phang thang ma*)》，仙台：東北インド・チベット研究会，2005。
- 巴・賽囊 (*sBa gSal snang*)，《巴協・增補本 (*sBa bzhed Zhabs btags ma*)》，收入德吉 (*bDe skyid*) 編，《《巴協》彙編 (*sBa bzhed Phyogs bsgrigs*)》，北京：民族出版社，2009。
- 巴沃・祖拉陳瓦 (*dPa' bo gTsong lag phreng ba*)，《賢者喜宴 (*mKhas pa'i dga' ston*)》，北京：民族出版社，2006。
- 月官 (*Candragomin*) 造，管・庫巴拉則 (*'Gos Khug pa lhas btsas*)、喜饒尊追 (*Shes rab brtson 'grus*) 譯，《文殊真實名經廣釋 (*'Jam dpal gyi mtshan yang dag par brjod pa'i rgya cher 'grel pa*)》，收入德格版 (*sDe dge*)《丹珠爾 (*bsTan 'gyur*)》第 150 函 (*rgyud [tsi]*)，D^T 2090 號，172.a.1-199.a.6 行。
- 古如・鄔堅嶺巴 (*Gu ru U rgyan gling pa*) 發掘，《五部遺教 (*bKa' thang sde lnga*)》，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
- 布頓・仁欽珠 (*Bu ston Rin chen grub*)，《布頓教法源流 (*Bu ston chos 'byung*)》，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88。
- 石川美惠編，《二卷本訳語釈 (*sGra sbyor bam po gnyis pa*)》，東京：東洋文庫，1990。
- 多羅那他 (*Tāranātha*)，《印度教法源流 (*rGya gar chos 'byung*)》，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
- 努欽・佛智 (*gNubs chen Sangs rgyas ye shes*)，《禪定目炬 (*bSam gtan mig sgron*)》，收入廓敦・齊美仁增 (*'Khor gdon gter sprul 'Chi med rig 'dzin*) 編，《醫算學文庫 (*sMan rtsis shes rig dpe mdzod*)》，Leh: S.W. Tashigangpa, 1974，第 74 卷，頁 573-1078。
- 吳・法成 (*'Gos Chos grub*)，《大乘稻芊經隨聽疏 (T 2782 號)》，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85 卷，543.c.18-556.b.21 行。
- 那囊・智軍 (*sNa nam Ye shes sde*)，《見差別 (*lTa ba'i khyad par*)》，收入德格版《丹珠爾》第 206 函 (*sna tshogs [jo]*)，D^T 4360 號，213.b.1-228.a.7 行；收入北京 (*Pe cin*) 版《丹珠爾》第 214 函 (*mdo 'grel [cho]*)，P^T 5847 號，252.a.5-269.b.6 行。

任小波

- 宗喀巴·洛桑札巴 (Tsong kha pa Blo bzang grags pa)，《菩提道次第廣論 (*Byang chub lam rim chen mo*)》，北京：民族出版社，2017。漢文譯本，見法尊校譯，《菩提道次第廣論》，西寧：青海民族出版社，2004。
- 金雅聲、郭恩 (Monique Cohen) 主編，《法藏敦煌藏文文獻》第 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金雅聲、郭恩主編，《法藏敦煌藏文文獻》第 4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金雅聲、郭恩主編，《法藏敦煌藏文文獻》第 7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金雅聲、郭恩主編，《法藏敦煌藏文文獻》第 8-9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 娘熱·尼瑪沃賽 (Nyang ral Nyi ma 'od zer)，《娘熱教法源流 (*Nyang ral chos 'byung*)》，拉薩：西藏藏文古籍出版社，2010。
- 絨宋·法賢 (Rong zom Chos kyi bzang po)，《見及宗義備忘 (*ITa ba dang grub mtha'i brjed byang*)》，收入廓敦·齊美仁增，《醫算學文庫》第 73 卷，頁 333-414。
- 蓮花戒 (Kamalaśīla) 造，般若鎧 (Prajñāvarma)、那囊·智軍譯，《修習次第 (*bsGom pa'i rim pa*)》1-3 編，收入德格版《丹珠爾》第 110 函 (dbu ma [ki])，D^T 3915-3917 號，22.a.1-68.b.7 行。
- 噶瓦·吉祥積 (sKa ba dPal brtsegs)，《見次第說 (*ITa ba'i rim pa bshad pa*)》，收入德格版《丹珠爾》第 204 函 (sna tshogs [co])，D^T 4356 號，236.b.5-238.a.7 行。
- 曇曠，《大乘百法明門論開宗義記》(T 2810 號)，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85 卷，1046.a.10-1065.b.14 行。
- 龍樹 (Nāgārjuna) 造，勝友 (Jinamitra)、戒主覺 (Śīlendrābodhi)、那囊·智軍譯，《經集 (*mDo kun las btus pa*)》，收入德格版《丹珠爾》第 110 函 (dbu ma [ki])，D^T 3934 號，148.b.1-215.a.5 行。
- 贊普敕頒，《大乘經纂要義》(T 2817 號)，收入《大正新脩大藏經》第 85 卷，1183.a.3-1184.a.16 行。

二·近人論著

才讓 (Tshe ring)

- 2014 〈英藏敦煌藏文 ITJ 26 號第二部分來源之研究〉，《敦煌吐魯番研究》14：145-163。

中村元等著，余萬居譯

- 1984 《中國佛教發展史》，臺北：天華出版社。

巴宙

- 1993 《《大乘二十二問》之研究》，臺北：東初出版社。

- 王邦維
1989 〈略論古代印度佛教的部派及大小乘問題〉，《北京大學學報》1989.4：64-72, 92。
- 王堯
1982 《吐蕃金石錄》，北京：文物出版社。
- 王堯、陳踐譯注
1992 《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增訂本）》，北京：民族出版社。
- 王森
2009 《西藏佛教發展史略》，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 包曉悅
2015 〈日本書道博物館藏敦煌吐魯番「寫經殘片冊」的文獻價值〉，《文獻》2015.5：36-47。
- 平川彰著，莊昆木譯
2018 《印度佛教史》，北京：北京聯合出版公司。
- 任小波
2011 〈敦煌 ITJ 751.1 號藏文寫本所載《德論 (bDe blon) 願文》譯釋——有關敦煌吐蕃文書類型學的幾則觀察〉，鄭炳林主編，《傳承與發展：百年敦煌學史論文集·文獻與歷史編》，西安：三秦出版社，頁 3-27。
- 2013 〈吐蕃興佛運動的東漸——敦煌 PT 175 號《贊普興佛法事願文》譯釋〉，沈衛榮主編，《漢藏佛學研究：文本、人物、圖像和歷史》，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頁 53-63。
- 2016 《吐蕃時期藏譯漢傳佛典《善惡因果經》對勘與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 2021 〈《大乘經纂要義》藏漢對勘與漢文新譯〉，《敦煌寫本研究年報》15：67-96。
- 呂澂
1933 《西藏佛學原論》，上海：商務印書館。
- 沈衛榮
2005 〈無垢友尊者及其所造《頓入無分別修習義》研究〉，《臺灣大學佛學研究中心學報》10：81-117。
- 2009 〈漢藏佛學比較研究芻議〉，《歷史研究》2009.1：51-63。
- 2014 〈《禪定目炬》第二、三品譯注〉，氏編，《大喜樂與大圓滿：慶祝談錫永先生八十華誕漢藏佛學研究論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頁 87-112。

任小波

- 2019 〈文本的形成與歷史敘事的建構——語文學與藏傳佛教史研究〉，氏著，《回歸語文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頁 173-212。

宗舜

- 2002 〈敦煌寫卷所揭「彌勒禪」之初探——北京圖書館藏月 091 號卷子解讀之一〉，《戒幢佛學》2：130-144。

邵頌雄

- 2012 〈《見差別》譯注〉，談錫永、沈衛榮、邵頌雄、許錫恩，《寧瑪派四部宗義釋》，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頁 172-253。

班班多傑 (dPal 'bar rdo rje)

- 2008 〈禪宗在藏傳佛教前弘期的傳播和對後弘期的影響〉，《歷史研究》2008.6：52-79。

許明銀

- 1993 〈吉祥積的《見次第說示》藏文本試譯〉，《圓光佛學學報》1：165-180。

陳寅恪

- 2001 〈吐蕃彝泰贊普名號年代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一〉，《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2.1 (1930)。後收入氏著，《金明館叢稿二編》，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頁 109-119。

陳楠

- 1998 〈論唐蕃清水會盟〉，蔡美彪主編，《慶祝王鍾翰先生八十壽辰學術論文集》，瀋陽：遼寧大學出版社，1993。後收入氏著，《藏史叢考》，北京：民族出版社，頁 167-183。

陳慶英

- 2006 〈漢文「西藏」一詞的來歷簡說〉，《燕京學報》6 (1999)。後收入氏著，《陳慶英藏學論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下冊，頁 1004-1015。

馮偉強、黃基林校譯

- 2011 《《聖妙吉祥真實名經》釋論三種》，臺北：全佛文化出版社。

黃文煥

- 1978 〈河西吐蕃文書簡述〉，《文物》1978.12：59-63。

楊傑

- 2018 〈「和尚之教」在西藏——以寧瑪派對摩訶衍及其教法的詮釋、辯護與批判為例〉，《西域歷史語言研究集刊》10：335-365。

談錫永、沈衛榮、邵頌雄

- 2007 〈導論〉，氏著，《《聖入無分別總持經》對勘與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頁 3-20。

談錫永、邵頌雄

2012 〈導論〉，談錫永等，《寧瑪派四部宗義釋》，頁 10-59。

謝繼勝、黃維忠

2007 〈榆林窟第 25 窟壁畫藏文題記釋讀〉，《文物》2007.4：70-78。

譚其驥主編

1982 《中國歷史地圖集》，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第 5 冊。

上山大峻

1985 〈敦煌出土『大乘經纂要義』攷—八二二年、チベット贊普発布の
仏教綱要書—〉，中村瑞隆博士古稀記念会編，《仏教学論集：中
村瑞隆博士古稀記念論集》，東京：春秋社，頁 471-490。

1990 〈敦煌漢文写本中の「仏教綱要書」〉，《龍谷大学論集》436：300-
336。

1994 〈敦煌仏教研究入門—出土写本からの解明—〉，《佛教學研究》
50：87-110。

2012 《増補敦煌佛教の研究》，京都：法藏館。

大谷大學、西藏大藏經研究會編

1961 《西藏大藏經總目錄・索引（北京版）》，東京：西藏大藏經研究會。

山口瑞鳳

1978 〈吐蕃王国仏教史年代考〉，《成田山仏教研究所研究紀要》3：1-52。

木村隆徳

1980 〈敦煌出土のチベット文禪宗文献の性格〉，篠原壽雄、田中良昭
編，《講座敦煌 8：敦煌仏典と禪》，東京：大東出版社，頁 441-
466。

吳其昱

1984 〈大蕃国大徳・三蔵法師・法成伝考〉，牧田諦亮、福景文雅編，《講
座敦煌 7：敦煌と中国仏教》，東京：大東出版社，頁 383-414。

沖本克己

1980 〈敦煌出土のチベット文禪宗文献の内容〉，篠原壽雄、田中良昭，
《講座敦煌 8》，頁 409-440。

1987 〈敦煌発見のチベット語仏教文献〉，長野泰彦、立川武蔵編，《チ
ベットの言語と文化：北村甫教授退官記念論文集》，東京：冬樹
社，頁 315-335。

国際仏教学大学院大学附属図書館編

2015 《大正蔵・敦煌出土仏典対照目録（暫定第 3 版）》，東京：国際仏
教学大学院大学附属図書館。

任小波

岩尾一史

- 2014 〈古代チベット帝国の外交と「三国会盟」の成立〉，《東洋史研究》72.4：716-748。

東北帝國大學法文學部編

- 1934 《西藏大藏經總目錄・索引（徳格版）》，仙台：東北帝國大學法文學部。

松本史朗

- 1985 〈仏教綱要書〉，山口瑞鳳編，《講座敦煌 6：敦煌胡語文献》，東京：大東出版社，頁 265-309。
- 1997 〈『見解の区別』における中観理解〉，《曹洞宗研究員研究生研究紀要》13 (1981)。後收入氏著，《チベット仏教哲学》，東京：大蔵出版社，頁 71-115。

原田覚

- 1977 〈敦煌蔵文資料に於ける宗義系の論書 (1)〉，《印度學佛教學研究》26.1：463-467。
- 1980 〈敦煌蔵文資料に於ける宗義系の論書 (2)〉，《印度學佛教學研究》29.1：389-393。
- 1982a 〈敦煌本 *sGom rim dan po* 考〉，《日本西藏学会々報》28：4-8。
- 1982b 〈チベット仏教の中観思想〉，平川彰、梶山雄一、高崎直道編，《講座大乘仏教 7：中観思想》，東京：春秋社，頁 283-314。

宮崎泉

- 2008 〈『禅定灯明論』に説かれる漸門派説について〉，《仏教史学研究》51.1：1-23。

御牧克己

- 1982 〈チベットにおける宗義文献（学説綱要書）の問題〉，《東洋学術研究》21.2：179-192。

斎藤明

- 1985 〈中観系資料〉，山口瑞鳳，《講座敦煌 6》，頁 311-347。
- 1996 〈『入菩薩行論解説細疏』のシャーンティデーヴァ理解〉，今西順吉教授還暦記念論集刊行会編，《インド思想と仏教文化：今西順吉教授還暦記念論集》，東京：春秋社，頁 582-594。
- 2007 〈*lTa ba'i khyad par* における「経（部）中観」の意味〉，《印度學佛教學研究》55.2：910-918。

森安孝夫

- 1987 〈中央アジア史の中のチベット—吐蕃の世界史的 position 付けに向けての展望—〉，長野泰彦、立川武蔵，『チベットの言語と文化』，頁 44-68。

藤枝晃

- 1961 〈吐蕃支配期の敦煌〉，『東方學報』31：199-292。

Borgland, Jens W.

- 2016 “Mahādeva in Dunhuang: A Study of IOL Tib J 26.” *Indo-Iranian Journal* 59.1: 1-47.

Coblin, W. South

- 1990 “A Reexamination of the Second Edict of Khri srong lde btsan.” In *Reflections on Tibetan Culture: Essays in Memory of Turrell V. Wylie*, edited by Lawrence Epstein and Richard F. Sherburne. New York: Edwin Mellen Press, pp. 165-185.

Dalton, Jacob

- 2005 “A Crisis of Doxography: How Tibetans Organized Tantra during the 8th-12th Centuries.”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28.1: 115-181.

Dalton, Jacob, and Sam van Schaik

- 2006 *Tibetan Tantric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A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he Stein Collection at the British Library*. Leiden and Boston: E.J. Brill.

Dotson, Brandon, and Guntram Hazod

- 2009 *The Old Tibetan Annals: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 of Tibet's First History, with an Annotated Cartographical Documentation*. Wien: Verlag der Ö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Iwao, Kazushi (岩尾一史)

- 2018 “Dbus mtha’: Centre and Periphery in the Old Tibetan Empire.”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61.1: 49-60.

Kapstein, Matthew T.

- 2009 “The Treaty Temple of the Turquoise Grove.” In *Buddhism between Tibet and China*, edited by Matthew T. Kapstein. Boston: Wisdom Publications, pp. 21-72.
- 2014 “The Treaty Temple of De ga g.yu tshal: Reconsiderations.” *Journal of Tibetology* (藏學學刊) 10: 32-34.

任小波

Karmay, Samten G.

- 2007 *The Great Perfection (rDzogs chen): A Philosophical and Meditative Teaching of Tibetan Buddhism*. Leiden and Boston: E.J. Brill.

Lalou, Marcelle

- 1939 *Inventaire des Manuscrits tibétains de Touen-houang: conservés à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Fonds Pelliot tibétain, Tome 1*. Paris: Adrien-Maisonneuve.

Li, Fang-kuei (李方桂), and W. South Coblin (柯蔚南)

- 1987 *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 (古代西藏碑文研究)*,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Meinert, Carmen

- 2003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bSam gtan mig sgron*: A Comparison of the Fourfold Correct Practice in the *Āryāvikalpapraveśanāmadhāraṇī* and the Contents of the Four Main Chapters of the *bSam gtan mig sgron*.”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Buddhist Studies* 26.1: 175-195.

Panglung, Jampa L.

- 1994 “New Fragments of the *sGra-sbyor bam-po gñis-pa*.” *East and West* 44.1: 161-172.

Richardson, Hugh E.

- 1985 *A Corpus of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 Hertford: Royal Asiatic Society.

Ruegg, David S.

- 1980 “On the Reception and Early History of the dBu-ma (Madhyamaka) in Tibet.” In *Tibetan Studies in Honour of Hugh Richardso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Tibetan Studies, Oxford, 1979*, edited by Michael Aris and Aung San Suu Kyi. Warminster: Aris and Phillips Ltd., pp. 277-279.

- 2000 “An Outline of the Earlier History of the Tibetan Madhyamaka (dBu ma) from its Origins in the 8th Century to the Beginning of Its ‘Classical Period’ in the Early 15th Century.” In *Thre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Indian and Tibetan Madhyamaka Philosophy*. Wien: Arbeitskreis für Tibetische und Buddhistische Studien, Universität Wien, pp. 1-103.

Saitō, Akira (齋藤明)

- 2006 “Is Nāgārjuna a Mādhyamika?” In *Hokekyō to Daijō Kyōten no Kenkyū (法華經と大乘經典の研究)*, edited by Mochizuki Kaishuku (望月海淑). Tokyo: Sankibō Busshorin, pp. 153-164.

- Takeuchi, Tsuguhito (武内紹人)
- 2012 “Old Tibetan Buddhist Texts from the Post-Tibetan Imperial Period (mid-9 C. to late 10 C.).” In *Old Tibetan Studies: Dedicated to the Memory of Ronald E. Emmerick*, edited by Cristina Scherrer-Schaub. Leiden and Boston: E.J. Brill, pp. 205-215.
- Thomas, Frederick W., Shōson Miyamoto (宮本正尊), and Gérard L.M. Clauson
- 1929 “A Chinese Mahayāna Catechism in Tibetan and Chinese Characters.”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 37-76.
- Tucci, Giuseppe
- 1950 *The Tombs of the Tibetan Kings*. Rome: 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 1980 *The Religions of Tibet*, translated by Geoffrey Samuel.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van Schaik, Sam
- 2012 “Dzogchen, Chan and the Question of Influence.” *Revue d’Etudes Tibétaines* 24: 5-19.
- 2014 *The Tibetan Chan Manuscripts: A Complete Descriptive Catalogue of Tibetan Chan Texts i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 Collections*. Bloomington: Sinor Research Institute for Inner Asian Studies, Indiana University.
- 2016 *The Spirit of Tibetan Buddhism*.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van Schaik, Sam, and Jacob Dalton
- 2004 “Where Chan and Tantra Meet: Tibetan Syncretism in Dunhuang.” In *The Silk Road: Trade, Travel, War and Faith*, edited by Susan Whitfield. London: The British Library, pp. 63-71.
- Vose, Kevin
- 2016 “Madhyamaka Schools in Early Tibet.” *Critical Review for Buddhist Studies* (불교학리뷰) 20: 49-94.
- Williams, Paul
- 1989 “Some Random Reflections on the Study of Tibetan Madhyamaka.” *Tibet Journal* 14.1: 1-9.

任小波

三·網路資訊

BDRC

佛教數字資源中心 (Buddhist Digital Resource Center) ,
<http://tbrc.org/>。

CBETA

中華電子佛典協會 (Chines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ssociation) ,
<http://cbeta.org/>。

Gallica

法國國家數字圖書館 (Gallica: Bibliothèque numérique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 <https://gallica.bnf.fr/>。

IDP

國際敦煌項目 (International Dunhuang Project) , <http://idp.nlc.gov.cn/>。

Promoting Buddhism in the Tibetan Empire and Traditions of Madhyamaka in Early Tibet: The *Summary of the Essential Points of the Mahāyāna Sūtras* and Its Textual Variants

Xiaobo Ren

Institute of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 Fudan University

The *Summary of the Essential Points of the Mahāyāna Sūtras* (*Dasheng jing zuan yaoyi*, 822 CE; hereafter *SEPMS*) promulgated by the king of Tibet Khri gtsug lde btsan (r. 815–838) is the most important official Buddhist outline following the *Second Edict* (*bKa' gtsigs gnyis pa*, 779 CE), which was promoted by king Khri srong lde btsan (r. 755–797). These two doctrinal treatises can be regarded as textual coordinates of the movement to promote Buddhism in the Tibetan Empire. Since the 1930s, scholars have discovered four Chinese versions of the *SEPMS* in the manuscripts from Dunhuang, but no Tibetan ones. Fortunately, I have recently identified five Tibetan manuscripts of the *SEPMS* within the Dunhuang manuscripts, providing me with the opportunity to renew the philological study on the *SEPMS* and related textual variants following a long period of silence concerning the topic since the research of Daishun Ueyama.

Based on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Tibetan and Chinese texts of the *SEPMS*, this discovery can serve as a bridge that connects doctrine with a more in-depth and extensive textual comparison. Furthermore, it is worth noting that several points can be verified by examining the *SEPMS* with its textual variants, such as the related treatises (*bstan bcos*) written by the Tibetan translators sNa nam Ye shes sde (Nanang Zhijun, ca. 8th–9th century) and 'Gos Chos grub (Wu Facheng, ?–859), as well as the Tibetan doxographical (*grub mtha'*) and Chan Buddhist documents from Dunhuang. This study mainly puts forward the following two new viewpoints: 1) The *SEPMS* essentially borrows from the theories of Satyadvaya (*bDen pa gnyis*) and Triyāna (*Theg pa gsum*) as its core concepts as well as the thought of Sautrāntika-Madhyamaka (*mDo sde spyod pa'i dbu ma*) as its ultimate purport, almost entirely comprising the doctrine of the exoteric Mahāyāna which had been officially recognized by the Tibetan court. 2) Based on the doxography of the “Three Schools of Mahāyāna” (“Dasheng san zong”) disseminated from the Chinese scholar Tankuang (ca. 8th century) to the Tibetan translator sNa nam Ye shes

任小波

sde, the editors of the *SEPMS* conceived Sautrāntika-Madhyamaka, a product of the close interaction between Tibetan and Chinese Buddhism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 Tibetan Empire.

The concep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view of Madhyamaka (*dBu ma*), especially Sautrāntika-Madhyamaka, was a basic characteristic of the exoteric Mahāyāna during the Early Propagation (*sNga dar*) and onset of the Later Propagation (*Phyi dar*) of Tibetan Buddhism. The promulgation and influence of the *SEPMS* thus reflects the external constraining forces and an internal consciousness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xoteric Mahāyāna in the Tibetan Empire, as well as the historical continuity and doctrinal uniformity of the traditions of Madhyamaka in early Tibet (8th–11th centuries).

Keywords: *Summary of the Essential Points of the Mahāyāna Sūtras*; **Buddhist doctrinal outline; Buddhism in the Tibetan Empire; Madhyamaka in early Tibet; Sino-Tibetan Buddhist interaction**